

智深離了鐵匠人家。撇開鐵匠妙。上只是寫智深耳。若鐵匠真去。如何是了。行不到三二十步見一箇酒望子。耀眼挑出在房簷上。此

挂酒望在簷邊。是行到始見。與下望見別。智深掀起簾子入到裏面坐下敲着桌子。極力叫道將酒來。只三字。描賣酒的主人

家說道師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裏的本錢也是寺裏的長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

裏僧人喫了便要追了小人們本錢又趕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些與酒家喫俺須不說是

你家便了。不犯妄語。戒否。那店主人道胡亂不得師父別處去喫休怪休怪智深只得起身。屢提波羅。可憐可笑。便道酒家

別處喫得却來和你說話。雖極要忍。畢竟不是開口而。寫得魯達可憐可笑。出得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

前。又一樣。○直挑出三字。從魯達心坎裏躍出來。○前云房簷上。是到門。首方見。此云望見直挑出在門前。則比之第一家。情更急。景更妙矣。智深一直走進去。急情如坐下叫道主

人家快把酒來賣與俺喫。寫得發極。定是第二家。不是第一家也。○尤好笑。是賣與俺喫四字。俺之爲俺苦矣。喫之爲喫急矣。店主人道師父你好不曉事長老

已有法旨你須也知却來壞我們衣飯智深不肯動身。可憐可笑。三回五次那里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

又走連走了三五家都不肯賣。急智深尋思一計。一生不用巧。此處萬分無奈。忽然用巧。不生箇道理如何能穀酒喫遠遠地

杏花深處市稍盡頭一家挑出箇草帚兒來。又一樣。○比前二家。酒定粗惡矣。不然。何故是箇草帚。總之要極寫魯達久渴思漿光景。胡亂茅柴。勝於長行粥飯也。智深

走到那里看時却是箇傍村小酒店智深走入店裏來靠窗坐下便叫道主人家過往僧人。四字錦心。繡口。買碗

酒喫莊家看了一看道。一是魯達生得怕人。一是舊奉山上法旨。和尚你那里來。猶言不是五臺山來麼。智深道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

過。重宣此。重說。○此句必要重說。不重說。不見燥吻之急。莊家道和尚若是五臺山寺裏的師父。既喚作和尚。又稱云師父。一句而兩頭不

他方而重五臺也。活畫莊家之輕我却不敢賣與你喫。智深道：洒家不是。四字情急你快將酒賣來。三說莊家看見魯智

深這般模樣，聲音各別，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大碗只顧篩來，約莫也喫了十來碗。智深

問道：有甚肉把一盤來喫。喫了十來碗，方問到肉者，寫莊家道：早來有些牛肉都賣沒了。偏不是牛肉，偏要曲

魯達絕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走出空地上看時，只見牆邊沙鍋裏煮着一隻狗在那裏。賣酒莊家，尚不將狗

禪林僧人，却將狗腿大智深道：你家見有狗肉，如何不賣與俺喫？莊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喫狗肉。相傳

言而實因此不來問你。智深道：洒家的銀子有在這裏，便摸銀子遞與莊家道：不稱不看，蓋難得者酒你且

賣半隻與俺，那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肉，搗些蒜泥。索性盡興，妙文雲涌將來放在智深面前。智深大

喜。自從請了史進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喫，一連又喫了十來碗酒，喫得口滑，只顧討那裏肯住。樂莊家

到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罷。四字妙勸，○從莊家眼智深睜起眼道：洒家又不白喫你的管俺怎地。妙答

莊家道：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來。盡興快莊家只得又舀一桶來。智深無移時，又喫了這桶酒，剩下

一脚狗腿，把來揣在懷裏。不肯便盡，留作奇波臨出門，又道：多的銀子，明日又來喫。補完不稱嚇得莊家目瞪口呆，罔

知所措，看他卻向那五臺山上去了。過往僧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亭子時辰坐了一回，酒却湧上來，跳起

身口裏道：俺好些時不曾拽拳使脚，覺道身體都困倦了。即髀肉復洒家且使幾路看，下得亭子，把兩隻袖

子揞在手裏，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發，只一膀子擲在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刺刺一聲響亮，把亭子

柱打折了、攤了亭子半邊。初來時曾坐於此而今已矣。門子聽得半山裏響、高處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顛、搶上山

來、兩箇門子叫道、苦也、這畜生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門關上、把拴拴了、只在門縫裏張時。妙筆、不張時、將

使魯達自迷耶。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關了門、把拳頭搥鼓也似敲門、兩箇門子那里敢開、智深敲了一回、扭過

身來、看了左邊的金剛。眼前奇景。喝一聲道、你這箇鳥大漢、不替俺敲門、却拿着拳頭嚇洒家、俺須不怕你、

跳上臺基、把欄刺子只一扳、却似攤葱般扳開了、拿起一根折木頭、去那金剛腿上便打、簌簌的泥和顏

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只得報知長老、智深等了一會、調轉身來、看着右邊金剛。兩座金剛、兩樣打

等了一回、都是前日大創後、不敢使酒之辭、然已亭子金剛、天崩地塌矣。喝一聲道、你這廝、張開大口也來笑洒家、便跳過右邊臺基上、把那金

剛脚上打了兩下、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着折木頭大笑。大笑妙、提了折不

頭大笑、又妙。兩箇門子去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去、只見這首座監寺都事、并一應職事僧人、都到

方丈裏說、這野貓今日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長老道、自古天子尙且

避醉漢、何況老僧乎。好長老、不在是五百人善知識。若是打壞了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

他修蓋、這箇且繇他、衆僧道、金剛乃是山門之主、如何把來換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

上三世佛、也沒奈何、只得迴避他。真正善知識胸中便有丹霞燒佛眼界。你們見前日的行兇麼、衆僧出得方丈、都道好箇囹圄

竹的長老、門子你且休開、只在裏面聽。接口將敘事帶說過、何等筆法。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禿驢們、不放洒家入

一路字鑽字
一字皆以鑿
景一字為

剝剝剝
剝剝剝
剝剝剝
剝剝剝

寺時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箇鳥寺一句勝百句語不因衆僧聽得只得叫門子拽了大拴拽字絲那畜

生入來若不開時真箇做出來門子只得捻脚捻手拽了拴飛也似閃入房裏躲了衆僧也各自迴避只

說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攔將入來喫了一交從上拽字生出妙景扒將起來把頭摸一摸妙景○

矣直奔僧堂來到得選佛場中禪和子正打坐間看見智深揭起簾子鑽將入來鑽字妙我法中所都喫一

驚盡低了頭智深到得禪床邊喉嚨裏咯咯地響看着地下便吐看地下三字妙活是醉人○於吐前衆僧都

聞不得那臭那者何也酒也狗也蒜也箇箇道善哉齊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扒上禪床解下縲帶子都

唼唼剝剝扯斷了本是魯達脫下那脚狗腿來取出來便是俗筆今云脫下智深道好好出於意外正肚饑哩

扯來便喫衆僧看見便把袖子遮了臉上下肩兩箇禪和子遠遠地躲開智深見他躲開便扯一塊狗肉

看着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的那和尚把兩隻袖子死掩了臉智深道你不喫放過一把肉望下首的

禪和子嘴邊塞將去塞字那和尚躲不迭却待下禪床智深把他劈耳朵揪住將肉便塞揪住一對床四

五箇禪和子跳過來勸時上文只開得一邊故又補出對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剝剝剝

只顧鑿鑿字滿堂僧衆大喊起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喚做捲堂大散如火如首座那里禁約

得住智深一味地打將出來智深已打大半禪客都躲出廊下來躲出廊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一

班職事僧人點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廳轎夫約有一二百人都執杖又棍棒盡使手巾盤頭好看一齊打

讀至此真風田故○看圖之為今此過上寥耳
至有既闢如樂每要肆以意不拾寥亦
此興息樂每要肆以意不拾寥亦

入僧堂來。○乘人又打入去。○方成大鬧。不與長老說知。故鬧得快。智深見了，大吼一聲，別無器械。四字奇絕。精絕。搶入僧堂裏。搶入二字，奇妙如

一味地打將出來。眾人都趕在廊下。然則智深已在僧堂外矣。乃監寺都寺點起二三百人，倒打入僧堂來。寫一時無紀之師。頭昏眼黑，可發一笑。然是猶未為奇絕之文也。最奇者，二三百人打入僧堂，却撲了一箇空。方思退出更尋智深也。乃

今智深反從外邊搶入二三百人陣中來。佛面前推翻供卓，拋兩條卓脚，從堂裏打將出來。再打出眾多僧行見他

來得兇了，都拖了棒，退到廊下。又退到智深兩條卓脚，着地捲將來。眾僧早兩下合攏來。智深大怒，指東

打西，指南打北。八字如錦。如火。只饒了兩頭的。是廊下。妙妙。○如此敘事匆忙中。偏有此精細手眼。真是奇才。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見長

老喝道。方成大鬧。○打出長老來。方是大。鬧。若請出長老來。何足云鬧哉。智深不得無禮，眾僧也休動手。兩邊眾人被打傷了數十箇，見長

老來，各自退去。智深見眾人退散，撇了卓脚，叫道：長老與洒家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妙。○不下此

何時。○又使酒人。偏是七八分。醒時。最為慚愧。寫來妙絕。長老道：智深你連累殺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擾了一場。我教你兄趙員外

得知，他寫書來與眾僧陪話。此事前文不見。却於此處補。行文有犬牙相錯之法。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了清規，打壞了亭子，又

打壞了金剛，這箇且繇他。你攪得眾僧捲堂而走，這箇罪業非小。我這裏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千百年

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這等穢污。你且隨我來。方丈裏過幾日，我安排你一箇去處。智深隨長老到

方丈去。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眾禪客，再回僧堂，自去坐禪。完打傷了的和尚，自去將息。完長老領

智深到方丈歇了一夜。次日真長老與首座商議，收拾了些銀兩，賚發他，教他別處去。可先說與趙員外

知道。是長老隨即修書一封，使兩箇直廳道人，逕到趙員外莊上說知。就裏立等回報。趙員外看了來書，

殊以爲快者半日看大開我費魂到且心息作令如欲不之也
不可得子謂雖者乃呼少箇處巴心箇少呼乃者雖雖雖雖雖

好生不然員外出醜矣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壞了的金剛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任從長老發遣員非

外薄情也若非此句則員外真像一箇人後日便不容易安置他日智深下山亦不可不特往別之矣不如只如此丟却何等省事乾淨長老得了回書便對待者取領卓布直裰一

雙僧鞋往往寫長老愛之十兩白銀房中喚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醉鬧了僧堂便是誤犯今次又大

醉打壞了金剛攤了亭子捲堂鬧了選佛場你這罪業非輕又把衆禪客打傷了我這里出家是箇清淨

去處你這等做作甚是不好看你趙檀越面皮與你這封書投一箇去處安身我這里決然安你不得了

我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言終身受用智深道師父教弟子那里去安身立命此四字是王進所說世間淡泊收拾不住此語遂爲佛門

所有願聽俺師四句偈言真長老指着魯智深說出這幾句言語去這箇去處有分教這人笑揮禪杖戰

天下英雄好漢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讒臣畢竟真長老與智深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八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九

聖歎外書

第四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智深取却眞長老書。若云於路不則一日早來到東京大相國寺。則是二回書接連都在和尚寺裏。何處見其龍跳虎臥之才乎。此偏於路投宿。忽投到新婦房裏。夫特特避却和尚寺。而不必到新婦房。則是作者龍跳虎臥之才。猶爲不快也。嗟乎耐菴眞正才子也。眞正才子之胸中。夫豈可以尋嘗之情測之也哉。

此回遇李忠。後回遇史進。都用一樣句法。以作兩篇章法。而讀之却又全然是兩樣事情。兩樣局面。其筆力之大不可言。

爲一女子弄出來。直弄到五臺山去做了和尚。及做了和尚。弄下五臺山來。又爲一女子。又幾乎弄出來。夫女子不女子。魯達不知也。弄出不弄出。魯達不知也。和尚不和和尚。魯達不知也。上山與下山。魯達悉不知也。亦曰遇酒便喫。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如是而已矣。又烏知我是和尚。他是女兒。昔日弄出。故上山。今日下山。又弄出哉。

魯達武松兩傳。作者意中却欲遙遙相對。故其敘事亦多彷彿相準。如魯達救許多婦女。武松殺許多婦女。魯達酒醉打金剛。武松酒醉打大蟲。魯達打死鎮關西。武松殺死西門慶。魯達瓦官寺前試禪杖。武松蜈蚣嶺上試戒刀。魯達打周通。越醉越有本事。武松打蔣門神。亦越醉越有本事。魯達桃花山上踏匾酒器搗了。滾下山去。武松鴛鴦樓上踏匾酒器搗了。跳下城去。皆是相準而立。讀者不可不知。

要盤纏便偷酒器。要私走便滾下山去。人曰堂堂丈夫。奈何偷了酒器。滾下山去。公曰堂堂丈夫。做甚麼便偷不得。

酒器滾不得下山耶益見魯達浩浩落落

看此回書須要處處記得魯達是箇和尚如銷金帳中坐亂草坡上滾都是光着頭一箇人故奇妙不可言

寫魯達踏匾酒器偷了去後接連便寫李周二分賊數語其大其小雖婦人小兒皆洞然見之作者真鼓之舞之

以盡神矣哉

大人之為大人也自聽天下萬世之人諒之小人之為小人也必要自己口中戛戛言之或與其標榜之同輩一遞

一唱以張揚之如魯達之偷酒器李周之分車仗可不為之痛悼乎耶

話說當日智真長老道智深你此間決不可住了我有一箇師弟見在東京大相國寺住持喚做智清禪

師我與你這封書去投他那里討箇職事僧做我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子你可終身受用記取今日之

言智深跪下道洒家願聽偈子長老道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州而遷遇江而止魯智深聽了四句偈子

拜了長老九拜是宜三拜也然而洒家不省得也拜箇不住則是九拜矣或曰若此則何不十拜曰十拜者數之辭也九拜者不數之辭也拜箇不數則是九拜也背了包裹腰包肚

包藏了書信辭了長老并衆僧人離了五臺山逕到鐵匠間壁客店裏歇了前所見間壁一家寫着父子客店也等候打了禪

杖戒刀完備就行寺內衆僧得魯智深去了無一箇不歡喜完衆長老教火工道人自來收拾打壞了的

金剛亭子完壞金剛壞亭子過不得數日趙員外自將若干錢物來五臺山再塑起金剛重修起半山亭子完新金剛

子新亭不在話下再說這魯智深就客店裏住了幾日連日爛醉不言可知等得兩件家生都已完備做了刀鞘又

戒刀上添出戒刀上添出色澤來把戒刀插放鞘內禪杖却把漆來裹了又向禪杖上添出色澤來將些碎銀子賞了鐵匠前許不肯食言亦表兩件生活打得得意

蓋文人筆、美人鏡、亦猶是矣。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細作別了客店主人、并鐵匠、了行程上路、

然是箇莽和尚。亦在過往人眼中、看智深自離了五臺山文殊院、取路投東京來、行了半月、

寺院去歇。已受大創也。○隔江望見刹竿、便喫一嚇、安肯復入這門來。只是客店內、打火安身、此句夜飲、白日間、酒肆裏、買些

行之間、貪看山明水秀、寫得魯達文秀、不覺天色已晚、趕不上宿頭、路中又沒人作伴、那里投宿

二十里田地、過了一條板橋、遠遠地望見一簇紅霞、樹木叢中、閃着一所莊院、莊後重重

伏一筆、魯智深道、只得投莊上去借宿、逕奔到莊前看時、見數十箇莊家、忙急急搬東搬

前、倚了禪杖、與莊客唱箇喏、俗本作打、問訊、莊客道、和尚、日晚來我莊上做甚的、智深道、洒家趕

貴莊投宿一宵、明早便行、莊客道、我莊上今夜有事、歇不得、智深道、胡亂借洒家歇一夜、

道和尚快走、休在這裡討死、智深道、也是怪哉、歇一夜、打甚麼不緊、怎地便是討死、莊家道

時、便捉來縛在這裡、莊主苦不可言、莊客已使新女塔勢頭矣、世間如此之事極多、寫來為之一笑、魯智深大怒道、你這廝村人、好沒

說甚的、便要綁縛洒家、莊家們也有罵的、也有勸的、魯智深提起禪杖、却待要發作、只見

老人來、魯智深看那老人時、年近六旬之上、拄一條過頭柱杖、走將出來、喝問莊客、你們

可奈這箇和尚要打我們、智深便道、洒家是五臺山來的僧人、便不說過往僧人、魯達亦有賊智耶、要上東京

不上宿頭、借貴莊投宿一宵、莊家那廝無禮、要綁縛洒家、那老人道、既是五臺山來的師

深跟那老人、直到正堂上、分賓主坐下、那老人道、師父休要怪、莊家們不省得師父是活佛去處來的、他

作尋嘗一例相看、老漢從來敬信佛、天、三寶、

佛者何也。天者何也。三寶者又何也。夫三寶者。佛法僧三是也。然則言三寶。不得又言佛也。佛者。三界大師。所謂天中天也。然則言

佛。不得。接言天也。今提帳云。我敬佛天三寶。不知彼之所敬。為何等事耶。嗟乎。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作者深哀其不達法相。故特於劉老口中。調侃出之。凡以愧之也。雖是我莊上今夜有事。權且

留師父歇一宵了去、智深將禪杖倚了起身、唱箇喏、俗本亦作打謝道、感承施主、洒家不敢動問、貴莊高姓、

老人道、老漢姓劉、此間喚做桃花村、好村名。可謂桃之夭夭。灼灼其花矣。鄉人都叫老漢做桃花莊劉太公、阿父桃花著名。令愛那不桃花坐命。

皆作者憑空設色處。敢問師父法名、喚做甚麼諱字、智深道、俺的師父是智真長老、不惟源流明白。兼乃不背師長。與俺取了箇諱

字、因洒家姓魯、喚做魯智深、太公道、師父請喫些晚飯、不知肯喫葷腥也、着。然只問葷腥。却偏不問酒。妙筆。魯智深道、

洒家不忌葷酒、太公只問葷腥。智深忽然自增出一酒字。妙筆。遮莫甚麼渾清白酒、都不揀選、反先說牛肉、狗肉、但有便喫、次補

太公道、既然師父不忌葷酒、先叫莊客取酒肉來、沒多時、莊客撥張桌子、放下一盤牛肉、三四樣菜蔬、一

雙筯、筯先有了。却不見。蓋。妙筆。放在魯智深面前、智深解下腰包、肚包、細坐定、那莊客旋了一壺酒、一壺妙。下一隻。蓋子。又妙。

一隻蓋子、蓋子方纔來。○只一隻筯。一隻蓋。亦必搖擺出魯達好酒急情來。真正妙筆。篩下酒與智深喫、這魯智深也不謙讓、也不推辭、無一時一

壺酒、一盤肉、都喫了、三四樣菜蔬。原物不動。寫五臺山師父絕倒。太公對席看見、呆了半晌、莊客搬飯來、又喫了、擡過桌子、只如此。

太公分付道、胡亂教師父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間如若外面熱鬧、不可出來窺望、智深道、敢問貴莊

今夜有甚事、太公道、非是你出家人閒管的事、先作一跌妙絕。蓋閒管尚非出家人本色。後文乃至赤條條坐新婦銷金帳中。真絕倒之筆也。智深道、太公緣何

一路出並
不說名出
大王名用
大只王二
姓王便生
大王多生
字許來
出語着
妙引着
如王着
大王着
大王着
進王着
王勸得
句王着
大王着
騎翻大
王翻大
下大王
句大王
大出大
馬欺大
王欺大
去大若
句大若
猶如大
猶如大

模樣不甚喜歡、莫不怪洒家來攪擾你麼、明日洒家算還你房錢便了、太公道、師父聽說、我家時嘗齋僧
布施、那爭師父一箇、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以此煩惱。八字奇魯智深呵呵大笑道、男大須婚、女大必
嫁、這是人倫大事、五嘗之禮、何故煩惱、太公道、師父不知、這頭親事、不是情願與的、智深大笑道、太公、你
也是箇癡漢、既然不兩相情願、如何招贅做箇女婿、太公道、老漢止有這箇小女、今年方得一十九歲。六字

奇文·寫盡莊漢禮儀 彼此間有座山喚做桃花山、近來山上有兩箇大王、近來二字妙·昭 扎了寨棚、聚集着五七百

人、打家劫舍、此間青州官軍捕盜、禁他不得、因來老漢莊上討進奉、見了老漢女兒、撇下二十兩金子、一
疋紅錦、爲定禮、選着今夜好日、晚間來入贅老漢莊上、又和他爭執不得、只得與他、因此煩惱、非是爭、師
父一箇人、又答還 智深聽了道、原來如此、洒家有箇道理、教他回心轉意、不要娶你女兒如何、魯達凡三事

身上起、第一爲了金老女兒、做了和尚、第二既做和尚、又爲劉老女兒、第三爲了林、都是婦女
冲娘子、和尚都做得不得、然又三處都是酒後、特特寫豪傑親酒遠色、感慨世人不少、太公道、他是箇殺人不眨眼魔

君、你如何能教得他回心轉意、智深道、洒家在五臺山真長老處、學得說因緣、便是鐵石人也、勸得他轉、
前說有箇道理回心轉意·原欲以鄭屠之法治之·只因老兒如何 今晚可教你女兒別處藏了、俺就你女兒房內說
能說一句·便隨口嘈出說因緣來·冒冒失失·爲下文一笑·

因緣、勸他、便回心轉意、太公道、好却甚好、只是不要捋虎鬚、智深道、洒家的不是性命、是魯達語·他人說不
出·快絕妙絕·一

百句、句抵千 你只依着俺行、太公道、却是好也、我家有福、得遇這箇活佛、下降莊客、聽得都喫、一驚、妙絕文情·

太公問智深再要飯喫麼、智深道、飯便不要喫、有酒再將些來喫、前一壺酒·何足道哉·既要智深幹事·定應再
與痛飲·然在智深既不可自討·在太公又不可

球小珠滿蓋自落大有二字以來未如斯之甚者也

直問。何則。若智深自討。則太公驚喜奉承之意不見。若太公直問。則又不似敬重三寶之太公。所以待活佛去處之師父也。故作作者於此。反覆推敲。算出問飯來。而智深接口云。飯便不喫酒再將來。一時賓主酬酢。如火似錦矣。太公

道有有二有字。寫出太公分外驚喜奉承。隨即叫莊客取一隻熟鵝大碗斟將酒來叫智深盡意喫了三二十碗那隻熟鵝

也喫了叫莊客將了包裹先安放房裏細提了禪杖帶了戒刀細問道太公你的女兒躲過了不曾太公

道老漢已把女兒寄送在鄰舍莊裏去了智深道引小僧新婦房裏去處處自稱酒家。此獨云小僧者。為新婦房裏四字。合成妙語。以發一笑也。太

公引至房邊指道這裏面便是智深道你們自去躲了太公與眾莊客自出外面安排筵席智深把房中

桌椅等物都撥過了將戒刀放在床頭禪杖把來倚在牀邊劉老女也。孫郎妹耶。何其房中甚似孫也。把銷金帳子下了脫得

赤條條地銷金帳中赤條條一箇和尙。奇文。跳上床去坐了太公見天色看看黑了叫莊客前後點起燈燭熒煌就打麥場

上放下一條桌子上面擺着香花燈燭一面叫莊客大盤盛着肉大壺溫着酒約莫初更時分只聽得只聽

得山邊鑼鳴鼓響這劉太公懷着鬼胎雖寫怕極之語。然亦故作奇文。女兒做親。丈人先懷鬼胎耶。莊家們都捏着兩把汗盡出莊門外

看時只見只見遠遠地四五十火把照耀如同白日一簇人馬飛奔莊上來劉太公看見便叫莊客大開

莊門前來迎接只見前遮後擁明晃晃的都是器械旗鎗盡把紅綠絹帛縛着高興小嘍囉頭上亂插着

野花高興。○此處特地寫。非為新。高與。○此處特地寫。非為新。總為後文反映也。前面擺着四五對紅紗燈籠照着馬上那箇大王紅紗燈照出大王來。奇筆。頭戴撮尖

乾紅四面巾鬢傍邊插一枝羅帛像生花上穿一領圍虎體挽絨金繡綠羅袍腰繫一條稱狼身銷金包

肚紅搭膊着一雙對掩雲跟牛皮靴騎一匹高頭捲毛大白馬高興那大王來到莊前下了馬只見眾小

嘍囉齊聲賀道、帽兒光光、今夜做箇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箇嬌客、高興劉太公慌忙親捧臺盞、斟下一

杯好酒、跪在地下、衆莊客都跪着、那大王把手來扶道、你是我的丈人、如何倒跪我、太公道、休說這話、老

漢只是大王治下管的人戶、那大王已有七八分醉了、已有七八分醉了呵呵大笑道、我與你家做箇女婿、也不虧

負了你、你的女兒匹配我也好、劉太公把了、下馬杯、又是下馬杯來到打麥場上、見了香花燈燭、便道、泰山何

須如此迎接、那里又飲了三杯、又飲了三杯來到廳上、喚小嘍囉、教把馬去繫在綠楊樹上、大王親口分付、教把馬繫在綠楊樹上、如

何後遂忘之、○既來入贅、則非少頃便歸者矣、據理、定應把這馬寄養在太公家槽裏、今祇爲後文一笑、故有此一筆、小嘍囉把鼓樂、就廳前、攔將起來、高興大王上廳坐

下、叫道、丈人、我的夫人、在那里、太公道、便是、怕羞不敢出來、大王笑道、且將酒來、我與丈人回敬、那大王

把了一杯、便道、我且和夫人廝見了、却來喫酒、未遲、那劉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勸他、便道、趣語老漢自

引大王去、拏了燭臺、引着大王、轉入屏風背後、直到新人房前、太公指與道、此間便是、請大王自入去、太

公拏了燭臺、一直去了、未知凶吉如何、先辦一條走路、妙那大王推開房門、見裏面黑洞洞地、絕倒大王

道、你看我、那丈人是箇做家的人、房裏也不點碗燈、繇我那夫人、黑地裏坐地、做家的人、乃至爲賊所笑、哀哉明日叫小

嘍囉、山寨裏扛一桶好油來、與他點、明日回想此語、幾成布施燈油魯智深坐在帳子裏、都聽得、忍住笑、不做一聲、七字無數

情景那大王、摸進房中、六字奇文、大王字、與摸字不連、大叫道、娘子、你如何不出來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

日、要你做壓寨夫人、一頭叫娘子、一面摸來摸去、一摸摸着銷金帳子、便揭起來、探一隻手、入去摸時、摸

着魯智深的肚皮。接連六箇摸字。忽然接一箇肚皮字。雖欲不笑。不可得也。〇意在肚皮之下。不料乃遇吾師。被魯智深就勢劈頭巾帶角兒揪住。一按按

將下牀來。那大王却待掙扎。六字奇文。大王字與掙扎字不連。魯智深把右手捏起拳頭。罵一聲直娘賊。連耳根帶鬚子只

一拳。舊時本色。那大王叫一聲道甚麼便打老公。此句情理所無。只是扯作趣語。以發一笑耳。魯智深喝道。教你認得老婆。拖倒在

牀邊。拳頭脚尖一齊上。絕倒。〇老公老婆。接口明快。打得大王叫救人。七字奇文。大王字與叫字不連。打字與大王字不連。劉太

公驚得呆了。只道這早晚正說。因緣勸那大王。指帶一句。却聽得裏面叫救人。只謂是和尙。太公慌忙把着燈燭

引了小喽囉。一齊搶將入來。衆人燈下打一看時。衆人眼中看出。只見一箇胖大和尚。赤條條不着一絲騎。翻大

王在牀面前打。如火如錦。〇騎翻大王。四字奇文。錦衣花帽。大王背上馱着一箇赤條條和尚。豈不怪哉。爲頭的小喽囉叫道。你衆人都來救大王。救字與大王字不連。

連衆小喽囉一齊拖鎗拽棒。打將入來。救時魯智深見了。撇下大王。撇下字與大王字不連。牀邊綽了禪杖。着地打

將出來。禪杖小小發箇利市。小喽囉見來得兇猛。發聲喊都走了。劉太公只管叫苦。打鬧裏。三字絕。那大王爬出房

門。六字奇文。大王字爬字。房門字從來不曾連也。奔到門前。摸着空馬。是空馬。樹上折枝柳條。不必折枝柳條也。恐讀者忘却前文馬繫。緣楊樹句。故借此提之以爲一笑也。托

地跳在馬背上。把柳條便打那馬。却跑不去。奇文。大王道。苦也。這馬也來欺負我。也來二字妙。隱隱藏一句罵在內。猶言禿驢欺負我可也。

再看時。原來心慌不會解得疆繩。奇文。連忙扯斷了。騎着擡馬飛走出得莊門。大罵劉太公

老驢休慌。不怕你飛了去。把馬打上兩柳條。撥喇喇他馱了大王上山去。馱字妙絕。言非大王尙能騎馬。馬馱大王還山耳。劉太公

扯住魯智深道。是師父你苦了老漢一家兒了。魯智深說道。休怪無禮。言赤條條也。〇只四字。亦非魯達說不出。且取衣服和

來欺負耶。何至空馬也。

直、襖、來、洒、家、穿、了、說、話、如此筆力。真是心閒手敏。莊家去房裏取來智深穿了、太公道、我當初只指望你說因緣、勸他

回、心、轉、意、誰、想、你、便、下、拳、打、他、這、一、頓、定、是、去、報、山、寨、裏、大、隊、強、人、來、殺、我、家、智、深、道、太、公、休、慌、俺、說、與

你、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為、因、打、死、了、人、出、家、做、和、尚、休、道、這、兩、箇、鳥

人、便、是、一、二、千、軍、馬、來、洒、家、也、不、怕、他、你、們、衆、人、不、信、時、提、俺、禪、杖、看、為禪杖出色。寫一句。莊客們那里提得動、為禪杖出色。

智、深、接、過、來、手、裏、一、似、撚、燈、草、一、般、使、起、來、為禪杖出色。寫。兒氣。新禪杖實實得意耳。太公道、師父休要走了去、却

要、救、護、我、們、一、家、兒、使、得、智、深、道、恁、麼、閒、話、俺、死、也、不、走、魯達太公道、且將些酒來、師父喫、休得要抵死

醉、了、太公語。○無計留君。只得是酒。然醉了動揮。不得。又要公何為哉。二句無數曲折。妙絕。魯智深道、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

氣、力、魯達與武松作一聯。此等語。俱要牢記與後武松對看。太公道、恁地時最好、我這裡有的是酒肉、只願教師父喫、且說這桃花山大

頭、領、坐、在、寨、裏、正、欲、差、人、下、山、來、打、聽、做、女、婿、的、二、頭、領、如、何、指帶只見數箇小嘍囉、氣急敗壞、四字奇文。一字不

可更易。○頭上野花都。不見了。謂之敗壞也。走到山寨裏、叫道、苦也苦也、大頭領連忙問道、有甚麼事、慌做一團、小嘍囉道、二哥

哥、喫、打、壞、了、大、頭、領、大、驚、正、問、備、細、只、見、報、道、八字過得快。便令。文字省了多少。二哥哥來了、大頭領看時、只見二頭領紅

巾、也、沒、了、身、上、綠、袍、扯、得、粉、碎、下、得、馬、倒、在、廳、前、口、裏、說、道、哥、哥、救、我、一、救、只、得、一、句、畫出絕倒。○只得一。句四字。畫出氣急敗

壞、人、俗本恰。失此四字。大頭領問道、怎麼來、二頭領道、兄弟下得山、到他莊上、入進房裏去、耐耐那老驢把女兒藏

過、了、却、教、一、箇、胖、和、尚、躲、在、他、女、兒、牀、上、和尙女兒。逃來一笑。我却不限防、揭起帳子摸一摸、喫那廝揪住、一頓拳

頭脚尖打得一身傷損、那廝見衆人入來救應、放了手、提起禪杖打將出去、因此我得脫了身、拾得性命、

哥哥與我做主報讎、大頭領道、原來恁地、你去房中將息、我與你去拿那賊秃來、喝叫左右快備我的馬、

來、衆小嘍囉都去、大頭領上了馬、綽鎗在手、盡數引了小嘍囉、非寫大哥氣憤、正寫和尚了得一齊吶喊下山來、再說魯

智深正喫酒哩、神筆、○此老豈淺斟細酌者哉、一箇大王去、一箇大王來、而猶在喫酒、則酒量爲何如也、俗筆便要說是時魯某、又喫了二三十碗酒矣、莊客報道、山上大頭領盡數

都來了、智深道、你等休慌、洒家但打翻的、你們只顧縛了解去、官司請賞、取俺的戒刀出來、禪杖先前直打出來、戒刀還

在房中、細妙無雙魯智深把直裰脫了、拽扎起下面衣服跨了、戒刀大踏步提了、禪杖出到打麥場上、只見大頭

領在火把叢中、如畫、○讀者至此、又忘是夜間矣、忽提四字醒之、一騎馬搶到莊前、馬上挺着長鎗、高聲喝道、那秃驢在那里、早早

出來、決箇勝負、智深大怒、罵道、腌臢打脊潑才、叫你認得洒家、此語照耀下文、有七玲八瓏之妙、○與後史進文一樣、作章法、輪起禪杖、着

地捲起來、那大頭領逼住鎗、能大叫道、和尚、且休要動手、你的聲音好廝熟、與後史進文一樣、作章法、你且通箇姓名

奇魯智深道、洒家不是別人、七玲八瓏語、老神經略相公帳前提轄魯達的便是、便是二字妙、七玲八瓏語、如今出了家、做

和尚、喚做魯智深、如今二字、妙、七玲八瓏語、那大頭領呵呵大笑、滾下馬、撇了鎗、撲翻身、便拜、奇文道、哥哥別來無

恙、可知二哥着了你的手、魯智深只道賺他、托地跳退數步、好把禪杖收住、好定睛看時、好火把下、妙絕認

得不是別人、李忠認得魯達、魯達却不記得李忠者、所謂聊自難記、非魯達過也、却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教頭、打虎將李忠、原來強人下

拜、不說此二字爲軍中不利、只喚做剪拂、此乃吉利的字樣、何以知李忠當下剪拂了起來、扶住魯智深

有得說 姓名露尾 此處偏快 敘得正爽 爲李忠認得也

道哥哥緣何做了和尚。要問智深道且和你到裏面說話劉太公見了又只叫苦這和尚原來也是一路

百忙中下此一筆妙絕遂令行文曲折之甚魯智深到裏面再把直裰穿了。精細之和李忠都到廳上敍舊魯智深坐在正面。好

喚劉太公出來那老兒不敢向前智深道太公休怕他是俺的兄弟那老兒見說是兄弟心裏越慌

又不敢不出來。妙妙曲折之甚李忠坐了第二位太公坐了第三位。好看魯智深道你二位在此。不倫不類說出四字

則智深與太公是二位李忠則強盜也以江湖言之則智深與李忠是二位太公則閒人也今偏從智深口中說李忠太公做一路寫得魯達天空海闊豪傑聖賢觸之則菩薩亦須喫刀順之則狼虎抱之同臥真為神化之筆也俺自

從渭州三拳打死了鎮關西逃走到代州鴈門縣因見了洒家賚發他的金老那老兒不曾回東京去却

隨箇相識也在鴈門縣住他那箇女兒就與了本處一箇財主趙員外和俺廝見了好生相敬。亦復不忘不

想官司追捉得洒家要緊那員外陪錢。感恩送俺去五臺山智真長老處落髮為僧洒家因兩番酒後。四

儒雅鬧了僧堂本師長老與俺一封書教洒家去東京大相國寺投托智清禪師討箇職事僧做因為天

晚到這莊上投宿不想與兄弟相見。輕輕二字說來可笑可謂却纔俺打的那漢是誰。因親及親有此一你如

何又在這裡。要問李忠道小弟自從那日與哥哥在渭州酒樓上同史進三人分散次日聽得說哥哥打

死了鄭屠我去尋史進商議他又不知投那里去了。於無意中補出史進却又不甚明白真有燿燿之妙小弟聽得差人緝捕慌忙也

走了却從這山下經過却纔被哥哥打的那漢先在這裡桃花山扎寨喚做小霸王周通那時引入下山

來和小弟廝殺被我贏了他留小弟在山上為寨主讓第一把交椅教小弟坐了以此在這裡落草智深

道、既、然、兄、弟、在、此、劉、太、公、這、頭、親、事、再、也、休、題、魯達語。何他止有這箇女兒要養終身不爭被你把了去

教、他、老、人、家、失、所、真正佛說因緣經。是非強盜之所知也。是、太、公、見、說、了、大、喜、方纔大安、排、酒、食、出、來、黃昏整備未用。故來得快。管、待、二、位、小

嘍、囉、們、每、人、兩、箇、饅、頭、兩、塊、肉、一、大、碗、酒、皆黃昏所備筵席。都、教、喫、飽、了、太、公、將、出、原、定、的、金、子、段、疋、精細魯、智、深

道、李、家、兄、弟、叫得親切。你、與、他、收、了、去、爽直。這、件、事、都、在、你、身、上、爽直。○真是看得天下無難事。李、忠、道、這、箇、不、妨、事、且、請

哥、哥、去、小、寨、住、幾、時、劉、太、公、也、走、一、遭、奇語。○為要當面決絕親事。故特放此一句。不然則亦作別太公矣。然讀者以為大奇。太、公、叫、莊、客、安、排、轎、子、擡

了、魯、智、深、帶、了、禪、杖、戒、刀、行、李、細李、忠、也、上、了、馬、太、公、也、坐、了、一、乘、小、轎、奇景。却不道丈人來也。却、早、天、色、大、明、見

忙、了、一、衆、人、上、山、來、智、深、太、公、到、得、寨、前、下、了、轎、子、李、忠、也、下、了、馬、邀、請、智、深、入、到、寨、中、向、這、聚、義、廳、上、

三、人、坐、定、周通未出。太公不妨權坐。及後請出。周通來。太公只立了不坐。都妙。李、忠、叫、請、周、通、出、來、周、通、見、了、和、尙、心、中、怒、道、哥、哥、却、不、與、我

報、讎、倒、請、他、來、寨、裏、讓、他、上、面、坐、李、忠、道、兄、弟、你、認、得、這、和、尙、麼、周、通、道、我、若、認、得、他、時、須、不、喫、他、打、了、

李、忠、笑、道、這、和、尙、便、是、我、日、嘗、和、你、說、的、三、拳、打、死、鎮、關、西、的、便、是、他、不必更出名字。已自震雷貫耳。周、通、把、頭、摸、一、摸、

叫、聲、阿、呀、撲、翻、身、便、剪、拂、寫出平日貫耳。魯、智、深、答、禮、道、休、怪、衝、撞、三、箇、坐、定、劉、太、公、立、在、面、前、敘得妙。有文有理。其此句之謂矣。

蓋太公此來。止為要了當親事耳。若亦坐下。則將令周通李忠。椎牛宰馬。管待太公耶。魯、智、深、便、道、周、家、兄、弟、叫得親切。你、來、聽、俺、說、劉、太、公、這、頭、親、事、你

却、不、知、真正因緣。強盜何知。他、只、有、這、箇、女、兒、養、老、送、終、承、祀、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失、所、他、心

裏、怕、不、情、願、此句又帶一曲。謂善說因緣矣。可、你、依、着、洒、家、把、來、棄、了、放過太公。攬歸自己。既歷之以不得不從之勢。又善化其不能相忘之心。麓鹵如魯達。有此曲折語。益見其妙也。別、選

一箇好的、原定的金子段正、將在這裡、你心下如何。要知此句不是軟語、正是硬語、周通道、竝聽大哥言語、

兄弟再不敢登門、智深道、大丈夫作事、却要休翻悔。再勒一句、妙絕、○爽快是魯達天性、此偏多用勾勒、乃愈見其爽快、妙絕、周通折箭爲誓、魯

非此不信、非劉太公拜謝了、納還金子段正、自下山回莊去了。完劉太公、李忠周通、椎牛宰馬、安排筵席、管

待了數日、引魯智深、山前山後、觀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山。強盜豈會游山耶、只爲亂草一句耳、生得兇怪、四圍嶮峻、單單只

一條路上去、四下里漫漫都是亂草。伏一智深看了道、果然好險隘去處、住了幾日、魯智深見李忠周通

不是箇慷慨之人、作事慳吝、只要下山、兩箇苦留、那里肯住、只推道、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

周通道、哥哥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時、我等明日下山、但得多少、盡送與哥哥作路費、次日山寨裏、一面殺

羊宰豬、且做送路筵席、安排整頓、許多金銀酒器、設放在桌上。好笑正待入席飲酒、只見小嘍囉報來說

山下有兩輛車、十數箇人來也、李忠周通見報了、點起衆多小嘍囉、只留一兩箇伏侍魯智深飲酒、兩箇

好漢道、哥哥只顧請自在喫幾杯、我兩箇下山去、取得財來、就與哥哥送行、分付已罷、引領衆人下山去

了、且說這魯智深尋思道、這兩箇人好生慳吝、見放着有許多金銀、却不送與俺、直等要去打劫得別人

的、送與酒家、這箇不是把官路當人情、只苦別人。罵盡千載、酒家且教這廝喫俺一驚、便喚這幾箇小嘍囉

近前來、篩酒喫、方纔喫得兩盞、跳起身來、兩拳打翻兩箇小嘍囉、便解搭膊、做一塊兒、細了、口裏都塞了

些麻核桃、何處得來、便取出包裹、打開、沒要緊的都撇了、只拿了桌上金銀酒器、都踏匾了、拴在包裹胸前、

度牒袋內藏了真長老的書信跨了戒刀提了禪杖頂了衣包數筆看他摺疊無數便出寨來到後山打一望時都

是嶮峻之處却尋思道洒家從前山去時一定喫那廝們撞見不如就此間亂草處滾將下去先把戒刀

和包裹拴了望下丟落去又把禪杖也攛落去却把身望下只一滾爽快自是並無天性骨碌碌直滾到山脚邊

傷損傷損容亦有之然說他則甚則不如並無傷損之乾淨也跳將起來尋了包裹跨了戒刀拿了禪杖拽開脚步取路便走再說李忠

周通下到山邊正迎着那數十箇人各有器械妙筆○不因此句則兩條好漢取十數箇客人何須一刻工夫魯達如何做得許多手脚今特地放此一語便不免挺刀相鬪騰那

出工夫來為魯達偷酒器之地蓋非世人所知也李忠周通挺着鎗小嘍囉吶着喊搶向前來喝道兀那客人會事的留下買路錢

那客人內有一箇便撚着朴刀來鬪李忠一來一往一去一回鬪了十餘合不分勝負是好一回工夫矣周通大怒

趕向前來喝一聲衆小嘍囉一齊都上那夥客人抵當不住轉身便走有那走得遲的早被搠死七八箇

劫了車子財物和着凱歌慢慢地上山來慢慢妙又好一回工夫也到得寨裏打一看時只見兩箇小嘍囉網做一塊

在亭柱邊桌子上金銀酒器都不見了周通解了小嘍囉問其備細魯智深那里去了小嘍囉說道把我

兩箇打翻網縛了捲了若干器皿都拿了去周通道這賊禿不是好人倒着了那廝手脚却從那里去了

團團尋蹤跡到後山見一帶荒草平平地都滾倒了周通看了道這禿驢倒是箇老賊這般嶮峻山岡從

這里滾了下去李忠道我們趕上去問他討也羞那廝一場周通道罷罷賊去了關門那里去趕便趕得

着時也問他取不成是倘有些不然起來我和你敵他不過後來到難廝見了不如罷手後來倒好相

見、非真寫周通圖着後日也。蓋爲如此便。我們且自把車子上包裹打開、將金銀段疋分作三分、我和你各作一

分。於偷酒器者。優劣如何。一分賞了衆小嘍囉、李忠道、是我不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許多東西、我的這一分都與了

你。於偷酒器如何。周通道、哥哥、我和你同死、同生、休恁地計較。於偷酒器如何。看官牢記話頭、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

打劫。酒家記得。再說魯智深離了桃花山、放開脚步、從早晨直走到午後、約莫走下五六十里多路、肚裏又

饑。四字爲後一回眼目。牢牢記之。路上又沒箇打火處、尋思早起只顧貪走、不會喫得些東西、却投那里去好、東觀西望、

猛然聽得遠遠地鈴鐸之聲、魯智深聽得道、好了、不是寺院、便是宮觀、風吹得簷前鈴鐸之聲、酒家且尋

去那里投奔、不是魯智深投那箇去處、有分教、半日裏送了十餘條性命、生靈一把火、燒了有名的靈山

古跡、直教黃金殿上生紅燄、碧玉堂前起黑煙、畢竟魯智深投甚麼寺觀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九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十

聖歎外書

第五回

九紋龍剪徑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官寺

吾前言兩回書不欲接連都在叢林因特幻出新婦房中銷金帳裏以間隔之固也然惟恐兩回書接連都在叢林而必別生一回不在叢林之事以間隔之此雖才子之才而非才子之大才也夫才子之大才則何所不可之有前一回在叢林後一回何妨又在叢林不寧惟是而已前後二回都在叢林何妨中間再生一回復在叢林夫兩回書不欲接連都在叢林者才子教天下後世以避之之法也若兩回書接連都在叢林而中間反又加倍寫一叢林者才子教天下後世以犯之之法也雖然避可能也犯不可能也夫是以前才子之名畢竟獨歸耐菴也

吾讀瓦官一篇不勝浩然而歎嗚呼世界之事亦猶是矣耐菴忽然而寫瓦官千載之人讀之莫不盡見有瓦官也耐菴忽然而寫瓦官被燒千載之人讀之又莫不盡見瓦官被燒也然而一卷之書不盈十紙瓦官何因而起瓦官何因而倒起倒只在須臾三世不成戲事耶又攤書於几上人憑几而讀其間面與書之相去蓋未能以一尺也此未能一尺之間又蕩然其虛空何據而忽然謂有瓦官何據而忽然又謂燒盡顛倒畢竟虛空山河不又如夢耶嗚呼以大雄氏之書而與凡夫讀之則謂香風萎花之句可入詩料以北西廂之語而與聖人讀之則謂臨去秋波之曲可悟重玄夫人之賢與不肖其用意之相去既有如此之別然則如耐菴之書亦顧其讀之之人何如矣夫耐菴則又安辯其是稗官安辯其是菩薩現稗官耶

一部水滸傳悉依此批讀

通篇只是魯達紀程圖也。乃忽然飛來。史進忽然飛去。史進者非此魯達於瓦官寺中真了不得。而必借助於大郎也。亦爲前者渭州酒樓三人分手。直至於今都無下落。昨在桃花山上。雖曾收到李忠。然而李忠之與大郎。其重其輕。相去則不但丈尺而已也。乃今李忠反已討得着實。而大郎猶自落在天涯。然則茫茫大宋。斯人安在者乎。况於過此以往。一到東京。便有豹子頭林冲之一事。作者此時卽通身筆舌。猶恨未及其何暇。更以閒心閒筆來。炤到大郎也。不得已。因向瓦官寺前穿插過去。嗚呼。誰謂作史爲易事耶。

真長老云。便打壞三世佛。老僧亦只得罷休。善哉大德。真可謂通達罪福相徧。炤於十方也。若清長老則云。侵損菜園。得他壓伏。嗟乎。以菜園爲莊產。以衆生爲怨家。如此人亦復。匡徒領衆。儼然稱師。殊可怪也。夫三世佛之與菜園。則有間矣。三世佛猶罷休。則無所不罷休。可知也。菜園猶不罷休。然則如清長老。又可損其毫毛乎哉。作者於此三致意焉。以真入五臺。以清占東京。意蓋謂一是清涼法師。一是鬧熱光棍也。

此篇處處定要寫到急殺處。然後生出路來。又一奇觀。此回突然撰出。不完句法。乃從古未有之奇事。如智深跟丘小乙進去。和尚喫了一驚。急道。師兄請坐。聽小僧說。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睜着眼。在一邊夾道。你說你說。於是遂將聽小僧三字。隔在上文說字。隔在下文一也。智深再回香積廚來。見幾箇老和尚。正在那里。怎麼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來得聲勢。於是遂於正在那里四字下。忽然收住。二也。林子中。史進聽得聲音。要問姓甚名誰。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鬪到性發。不保其問。於是姓甚已問。名誰未說。三也。凡三句不完。却又是三樣文情。而總之。只爲描寫智深性急。此雖史遷未有此妙矣。

話說魯智深走過數箇山坡。見一座大松林。一條山路。隨着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擡頭看時。一箇看

却見一所敗落寺院。離了一箇叢林。要到一箇叢林。未到那箇叢林。先到這箇叢林。又兩頭兩箇叢林。極其興旺。中間一箇叢林。極其敗落。寫得筆墨淋漓。興亡滿目。○前篇吾言出一叢林。入一叢林。便令兩回

書·接連都在叢林中·故特特幻出一箇新婦房中·銷金帳子·以間隔之也·乃作者忽又自念叢林接連·正復何妨·亦願我之才調何如耳·我誠出其珠玉錦繡之心·廻旋結撰·則雖三叢林接連·正自橫峯側嶺·豈有兩叢林接連·便成棘手耶·是以遂有此篇也·○又為新打禪杖·未曾·被風吹得鈴鐸響·十字補出擡頭之·看那山門時·兩箇看·上有一面舊朱出色一寫·故有此篇·讀者又應留眼·故·謂之倒句·

紅牌額內有四箇金字都昏了·只用三箇字·寫廢寺入神·抵無數牆壁·寫着瓦官之寺·魯達本不識字·今忽敍出四字·乃眼有四字之

形·非口出四字·又行不得四五十步過座石橋入得寺來便投知客寮去·是五臺僧人·○只見知客寮門前·看他節節次次·

大門也沒了四圍壁落全無智深尋思道這箇大寺如何敗落得恁地直入方丈前看時·三箇看時·○只

見滿地都是燕子糞·下五臺是二月天氣·恐讀者忘却·特用燕子糞隱隱約約點出之·門上一把鎖鎖着鎖上盡是蜘蛛網智深把禪杖就地

下擲着·一禪杖·叫道過往僧人來投齋叫了半日沒一箇答應回到香積廚下看時·四箇看時·○鍋也沒了

竈頭都塌了智深把包裹解下放在監齋使者面前·魯達主意是尋飯喫·故特將全副行李·坐在監齋使者身上·妙絕·提了禪杖到處尋去

二·禪杖·尋到廚房後面一間小屋見幾箇老和尚坐地一箇箇面黃肌瘦智深喝一聲道你們這和尚好沒

道理繇洒家叫喚沒一箇應那和尚搖手道不要高聲·奇文智深道俺是過往僧人討頓飯喫有甚利害

老和尚道我們三日不會有飯落肚那里討飯與你喫智深道俺是五臺山來的僧人粥也胡亂請洒家

喫半碗·遂至於此·○此一物·料定魯達生平未嘗·寫英雄·老和尚道你是活佛去處來的我們合當齋你爭奈

我寺中僧衆走散並無一粒齋糧老僧等端的餓了三日智深道胡說這等一箇大去處不信沒齋糧老

和尚道我這里是箇非細去處·於文殊相國又何如·前映後·只因是十方嘗住被一箇雲遊和尚引着一箇道

此一回中看
他尋出
粥又搶
去碗背
後脚不
響又頭
敢回便
走杖趕
翻幾合
避却兩
箇又撞

人來此住持把嘗住有的沒的都毀壞了他兩箇無所不為把衆僧趕出去了我幾箇老的走不動只得

在這里過因此沒飯喫智深道胡說量他一箇和尚一箇道人做得甚事却不去官府告他老和尚道師

父你不知這里衙門又遠便是官軍也禁不得的他這和尚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殺人放火的人如今向

方丈後面一箇去處安身智深道這兩箇喚做甚麼老和尚道那和尚姓崔法號道成綽號生鐵佛道人

姓丘排行小乙綽號飛天藥又這兩箇那里似箇出家人只是綠林中強賊一般把這出家影占身體於

和向口中迷二賊也却偏似直罵魯達者奇絕妙絕智深正問間猛聞得一陣香來警然截住轉出奇文智深提了禪杖三禪杖覘過後面打一看

時五箇看見一箇土竈蓋着一箇草蓋氣騰騰透將起來智深揭起看時六個看煮着一鍋粟米粥土竈

草蓋草字粟米粥粟米字皆寫荒涼智深罵道你這幾箇老和尚沒道理只說三日沒飯喫如今見煮一鍋粥出家人何故

說謊是受戒過人語○出家人何故飲酒出家人何故喫狗喫蒜出家人何故毀像壞寺出家人何故打人出家人何故入婦女房中坐婦女床上出家人何故破人婚姻出家人何故偷人酒器出家人何故後山逃走

那幾箇老和尚被智深尋出粥來只叫得苦把碗碟鈴頭杓子水桶都搶過了妙絕○餓極矣尋出粥來

杓子遂令生處又絕行文險仄令我心驚○碗碟杓子是喫粥家伙搶過可也至於水桶亦都搶過作者險仄之情何其奇妙乎至於水桶都搶過而人急計生生出春檯來則豈一時所能料哉智深肚饑句沒奈

何句見了粥句要喫句沒做道理處絕矣更無路矣只見竈邊破漆春檯只有些灰塵在上面奇絕關喫粥哉

智深見了人急智生便把禪杖倚了四禪杖就竈邊拾把草把春檯揩抹了灰塵奇絕雙手把鍋撥起來

把粥望春檯只一傾奇絕文情如火如錦那幾箇老和尚都來搶粥喫看手被智深一推一交倒的倒了走的

問一箇不肯答者又關十合皆務要極險極處自顯筆力不可不知

走了智深却把手來捧那粥喫如火如纔喫幾口那老和尚道我等端的三日沒飯喫却纔去那里抄化

得這些粟米胡亂熬些粥喫你又喫我們的智深喫五七口聽得了這話便撇了不喫實是智深不喜喫粥非衰老和尚數言也

只聽得外面有人嘲歌陡然接過真正奇文智深洗了手細提了禪杖禪杖奔去不及破壁子裏望見一箇道人廚

房後聞歌聲方奔出來故奔不及也奔不及而又要望見頭帶阜巾身穿布衫腰繫雜色緜脚穿麻鞋挑着一

擔兒一頭是箇竹籃兒裏面露些魚尾是望見并荷葉托着些肉一頭擔着一瓶酒也是荷葉蓋着口裏

嘲歌着唱道你在東時我在西你無男子我無妻我無妻時猶閒可你無夫時好孤恹並不說擄掠婦女却反說出爲他一片至情

如近日有諧語云有人行路見幼婦者抱持而嗚嗚之婦怒人則謝曰我復何必誠恐卿欲此耳是一樣說話猶閒可三字說得好笑那幾箇老和尚趕出來搖着手悄悄地指

與智深道如畫這箇道人便是飛天藥叉丘小乙智深見指說了便提着禪杖禪杖隨後跟去那道人不知

知智深在後面跟去只顧走入方丈後墻裏去智深隨即跟到裏面入去看時七箇看見綠槐樹下放著

一條桌子鋪着些盤饌三箇盞子三雙筯子八字異當中坐着一箇胖和尚生得眉如漆刷臉似墨裝肱

膊的一身橫肉胸脯下露出黑肚皮來邊廂坐着一箇年幼婦人那道人把竹籃放下來也坐地智深走

到面前那和尚喫了一驚寫突如其來只用二筆兩邊聲勢都有跳起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喫一盞智深提着禪杖道禪杖

你這兩箇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其語未智深睜着眼道你說你說四字氣忿說

在先做寺說字與上聽小僧本是一邊夾着你說你說耳章法奇絕從古未有十分好箇去處田莊又廣僧衆極多只被廊下那幾

箇老和尚喫酒撒潑、將錢養女。三箇蓋子、一箇婦人、偏偏說出此八字、來、而魯達亦復信之、所以爲魯達也。長老禁約他們不得、又把長老排告了

出去、因此把寺來都廢了、僧衆盡皆走散、田土已都賣了、小僧却和這箇道人新來住持此間。新來住持四字、妙、前云

在先敝寺、後云在先檀越、此却云新來住持、明是情慌、無本之辭也。正欲要整理山門、修蓋殿宇、智深道、這婦人是誰、却在這裡喫酒。只問兩句、使前八

字齊那和尚道、師兄容稟、這箇娘子他是前村王有金的女兒。王有金、奇名、在先他的父親是本寺檀越、如今

消乏了家私、近日好生狼狽、家間人口都沒了、丈夫又患病、因來敝寺借米、小僧看施主檀越之面、取酒

相待、別無他意、師兄休聽那幾箇老畜生說、智深聽了他這篇話、又見他如此小心。此句、要、便道、耐耐幾箇

老僧、戲弄洒家、提了禪杖、禪杖、八、再回香積廚來。出來、這幾箇老僧方纔喫些粥、正在那裏。正在那裏下、還有

景、却被魯達忿忿出來、都嚇住了、用筆至此、豈但文中、竟謂此四字虛歇處、突然有魯達跳出可也。看見智深忿忿的出來、指着老和尚道、原來是你這幾箇

壞了嘗住、猶自在俺面前說謊、老和尚們一齊都道、師兄休聽他說、見今養着一箇婦女在那里。只須一句、破的、

他恰纔見你有戒刀禪杖、他無器械、不敢與你相爭、你若不信時、再去走遭、看他和你怎地、師兄你自尋

思、他們喫酒喫肉、我們粥也沒的喫。已足、恰纔還只怕師兄喫了。又補此一句、妙、智深道、也說得是、倒提了禪杖、

禪杖、九、再往方丈後來。又進、見那角門却早關了、智深大怒、只一脚踢開了、搶入裏面看時。八箇看、只見那

生鐵佛崔道成、仗着一條朴刀、從裏面趕到槐樹下、來搶智深、智深見了、大吼一聲、輪起手中禪杖。禪杖、十、

來鬪崔道成、兩箇鬪了十四五合、那崔道成鬪智深不過、只有架隔遮攔、掣伏躲閃、抵當不住、却待要走、

這丘道人見他當不住、却從背後拿了條朴刀、大踏步、攔將來、智深正鬪間、忽聽得背後脚步響、急殺奇文

却又不敢回頭看他、急殺奇文。○不時見一箇人影來、知道有暗算的人、寫得毛寒骨抖、真是急殺奇文。叫一聲着那崔道

成心慌、只道着他禪杖托地跳出圈子外去、寫魯達應變之才、如火如錦。智深恰纔回身、正好三箇摘脚兒、急殺奇文。

奇文崔道成和丘道人兩箇、又併了十合之上、智深一來肚裏無食、此回主意。二來走了許多程途、三者當

不得他兩箇生力、此句便伏史進、此三句與後得了史進、喫得飽了一段、遙對作章法。只得賣箇破綻、拖了禪杖便走、禪杖十一、寫禪杖不必寫到定是贏却早已十分出色

是耐菴方有此筆。兩箇撚着朴刀、直殺出山門外來、又出。智深又鬪了幾合、掣了禪杖、禪杖十便走、凡寫兩句便走

極、○亦有此日此後怎了。兩箇趕到石橋下、坐在欄杆上、再不來趕、索性趕過橋來、圖箇死併、便完事矣、却不過來、偏坐在橋上便住、行文奇絕、讀者遭閃不小。智深

走得遠了、喘息方定、尋思道、洒家的包裹、放在監齋使者面前、只顧走來、不曾拿得路上、又沒一分盤纏、

又是饑餓、如何是好、如此說、定待要回去、又敵他不過、他兩箇併我一箇、枉送了性命、如此說、定不信步

望前面去行一步、懶一步、走了幾里、見前面一箇大林、都是赤松樹、此一段、另是一樣筆法、一路只管丟開去、竟似無後半截文者、令人心驚氣絕。

魯智深看了、道好座猛惡林子、觀看之間、只見樹影裏一箇人探頭探腦、望了一望、吐了一口唾、閃入去、

了、前文正未得完、反於此處別生出、一箇繇頭來、令人心驚氣絕。智深道、俺猜這箇撮鳥、是箇剪徑的強人、正在此間等買賣、見洒家是箇

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一口唾、走入去了、那廝却不是烏晦氣、撞了洒家、洒家又一肚皮烏氣、正沒處發落、

且剝這廝衣裳、當酒喫、筆力左攀右掣、真是絕世奇事。提了禪杖、禪杖十徑搶到松林邊、喝一聲、兀那林子裏的撮鳥、快

出來那漢子在林子聽得大笑道我晦氣他倒來惹我絕世奇文就從林子裏拿着朴刀背翻身跳出來背

身三字妙言非劈面相迎也喝一聲禿驢你自當死不是我來尋你智深道教你認得洒家認得二字七玲八瓏前與李忠戰時亦用此法作照耀也

輪起禪杖禪杖十搶那漢那漢撚着朴刀來鬪和尚恰待向前每用此一肚裏尋思道這和尚聲音好熟是

史進心醉之人此一段與前李忠文同是極大章法便道兀那和尚你的聲音好熟你姓甚少名誰二字者那漢正問到此却被智深性發

也看他又鬪十四五合後畢竟又完全問一句姓甚名誰以表前文之奇妙真正如花似錦智深道俺且和你鬪三百合却說姓名是着惱後語那漢大怒仗手中

朴刀來迎禪杖兩箇鬪到十數合後那漢暗暗喝采道好箇莽和尚十四五合也却分十合在前四五合在後中間用一頓筆法妙絕又鬪

了四五合那漢叫道少歇我有話說寫史進眼中出羣兩箇都跳出圈子外來那漢便問道你端的姓甚名誰聲音

好熟與前姓甚二字映耀出妙筆來前聲音在姓名前此聲音在姓名後此書雖極不經意處必換轉文法不肯苟且如此讀者細細求之自今不更說也智深說姓名畢那漢撇了朴刀

翻身便剪拂與前李忠一樣作章法說道認得史進麼讀此一句分外眼明山門外石橋邊事令智深笑道原來是史大

郎兩箇再剪拂了前是一箇獨拜今是兩箇同拜何等手法同到林子裏坐定智深問道史大郎自渭州別後你一向在何處

先問好漢口中出此苦語然千古苦語定出好漢口中也史進答道自那日酒樓前與哥哥分手次日聽得哥哥打死了鄭屠逃走去

了有緝捕的訪知史進和哥哥齋發那唱的金老亦補前文所無正與李忠符同因此小弟亦便離了渭州尋師父王進

直到延州又尋不着八字藏過幾回好書此八字結煞王進永遠已畢回回到北京住了幾時盤纏使盡

以此來在這裡尋些盤纏名曰尋盤纏不想得遇哥哥緣何做了和尚次問李忠先問次敘俱用換轉法智深把前面過

王進到底不見

的話從頭說了一遍。省史進道：哥哥既是肚饑，小弟有乾肉、燒餅在此，便取出來，教智深喫。並不以五臺為意，所以為史

進也。史進又道：哥哥既有包裹在寺內，我和你討去。若還不肯時，何不結果了那廝？智深道：是當下和史

進喫得飽了。一回主意。○肚中饑時，雖以魯達之勇，亦不能鬪。此豈作者寓言邊事耶？各拿了器械，再回瓦官寺來。筆之既去，如龍入海。筆之復來，如虎下山。如龍入海，非網纜

之可牽，如虎下山，非藩籬之可隔。讀之真是駭絕嘗情，拓開文膽。到寺前，看見那崔道成、丘小乙兩箇兀自在橋上坐地。若不還在橋上，則回到寺去，必然先殺那

幾箇老和尚矣。一者不武，二者於正傳無謂，故只用一句兀。智深大喝一聲道：你這廝們來來，今番和你鬪箇你

死我活。那和尚笑道：你是我手裏敗將，如何再敢廝併？智深大怒，輪起鐵禪杖，禪杖十奔過橋來，鐵佛生

噴仗着朴刀，殺下橋去。智深一者得了史進肚裏膽壯，二乃喫得飽了，那精神氣力越使得出來。與前一者

二者走路方乏，三者兩箇生力句遙對，看他章法。兩箇鬪到八九合，崔道成漸漸力怯，只辦得走路。那飛天藥叉丘道人見和尚輸

了，便仗着朴刀來協助。這邊史進見了，便從樹林子裏跳將出來，大喝一聲：都不要走，掀起笠兒。此句不是

時性發，蓋為前文林子中，鬪至十四五合，其在史進，因為魯達出家，不好廝認，若在魯達，則即伊氣忿性急，亦何至不認史大郎耶？讀者頗有此難，殊不知作者胸中，自隱然有箇毘笠蓋着大郎，而於前文中，偏故意不說出，直到此處，方輕

輕放得一句掀起笠子，彼真不顧世眼也。挺着朴刀來戰丘小乙。四箇人兩對廝殺，智深與崔道成正鬪到間深裏，智深得便處，

喝一聲着，只一禪杖，禪杖十六，○至此方寫得禪杖飽滿快活。把生鐵佛打下橋去。那道人見倒了和尚，無心戀戰，賣箇破綻，便

走。史進喝道：那里去？趕上望後心一朴刀，撲地一聲響，道人倒在一邊。史進踏入去，掉轉朴刀，望下面只

顧，眈眈祭的，搦智深趕下橋去。把崔道成背後一禪杖，禪杖十七，○更飽滿，更快活。可憐兩箇強徒，化作南柯一夢。

智深史進把這丘小乙崔道成兩箇屍首都縛了攬在澗裏兩箇再趕入寺裏來再入香積廚下拿了包

裹俗本此句誤在後那幾箇老和尚因見智深輸了去怕崔道成丘小乙來殺他此處若非此句則將聽其仍舊苟延殘喘已自都吊死了

抑將爲之鼎新營住智深史進直走入方丈後角門內看時九箇看那箇擄來的婦人投井而死此處若非此句則

將聽其宛轉廢寺抑將爲之送去前村故知此句之省手也直尋到裏面八九間小屋打將入去竝無一人只見牀上三四包衣服史進打

開都是衣裳包了些金銀揀好的包了一包袱尋到廚房見魚及酒肉兩箇打水燒火煮熟來都喫飽了

始得一飽飽之爲道不亦難乎兩箇各背包裹史進增一包裹竈前縛了兩箇火把撥開火爐火上點着焰騰騰的先燒着後面

小屋燒到門前再縛幾箇火把直來佛殿下後簷點着燒起來湊巧風緊刮刮雜雜地火起竟天價火起

來可謂淨佛國土○前後兩箇叢林中間又夾一箇叢林此行文特地構造出來以爲一時奇觀也至此則一把火燒蕩盡淨

依舊只得前後兩箇叢林中間並不夾着甚麼叢林隨手而起者仍隨手而倒豈非翻江攪海之才乎○耐菴說一座瓦

官寺讀者亦便是一座瓦官寺耐菴說燒了瓦官寺讀者亦便是無了瓦官寺大雄先生之言曰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

陰一切世間中無法而不造聖歎爲之續曰心如大火聚壞種種五陰一切過去者無法而不壞今耐菴此篇之意

則又雙用其意若曰文如工畫師亦如大火聚隨手而成造亦復隨手壞如文心亦爾見智深與史進看着等了

一回四下火都着了二人道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俺二人只好撒開二人廝趕着行了一夜七箇字寫出真好

弟兄○令人念此一夜獨不得預也天色微明兩箇遠遠地望見一簇人家看來是箇村鎮兩箇投那村鎮上來獨木橋邊

桃花莊一條板橋瓦官寺一座青石橋此處又一條獨木橋亦是開中點綴聯絡以爲章法也一箇小小酒店智深史進來村中酒店內一面喫酒一面叫

那里去、史進道、我如今只得再回少華山去、投奔朱武等三人入了夥、且過幾時、却再理會、作者放史進智深

見說了、道、兄弟也是、便打、開、包、裹、取、些、酒、器、與、了、史、進、桃花山上、何必不偷、瓦官寺前、何必不分、有錢如此用、真使人要錢也、○前日若留與李周、非也、今日若不與

史進、非也、○以桃花山上、賊、與少華山上賊、絕倒二人拴了包裹、拿了器械、還了酒錢、一人出得店門、離了村鎮、又行不過五七里、

到一箇三岔路口、智深道、兄弟、須要分手、魯達語、亦是法師語酒家投東京去、你休相送、魯達語、亦是法師語你到華州、須從

這條路去、他日却得相會、若有箇便人、可通箇信息來往、千古情種、歷歷落落史進拜辭了智深、各自分了路、史進

去了、通篇皆敘魯達也、史進忽然來、史進忽然去、其文猶如生龍活虎、令人捉察不定只說智深自往東京、在路又行了八九日、早望見東京、入得城

來、但見街坊熱鬧、人物諠譁、來到城中、陪箇小心、問人道、大相國寺在何處、街坊人答道、前面州橋、第四

便是、智深提了禪杖、便走、早進得寺來、東西廊下看時、徑投知客寮內去、魯達着實會道人撞見、報與知客、八

中、藏下無移時、知客僧出來、見了智深、生得兇猛、提着鐵禪杖、跨着戒刀、背着箇大包裹、先有五分懼他、

知客問道、師兄何方來、智深放下包裹、禪杖、唱箇喏、知客回了問訊、智深說道、洒家五臺山來、本師真長

老有書在此、着俺來投上刹、清大師長老處、討箇職事僧做、知客道、既是真大師長老有書、劄合當同到

方丈裏去、知客引了智深、直到方丈、解開包裹、取出書來、拏在手裏、只如此知客道、師兄、你如何不知體面、

即刻長老出來、你可解了戒刀、取出那七條坐具、信香來、禮拜長老、使得智深道、你如何不早說、反責之、妙絕

隨即解了戒刀、包裹內取出片香一炷、坐具七條、半晌沒做道理、處知客又與他披了袈裟、與他披絕倒教他

先鋪坐具。先鋪絕倒少刻只見智清禪師出來知客向前稟道這僧人從五臺山來有真禪師書在此清長

老道師兄多時不會有法帖來知客叫智深道師兄快來禮拜長老只見智深却把那炷香沒放處。沒放處

絕倒知客忍不住笑與他插在爐內。與他插絕倒拜到三拜知客叫住。不然九拜矣俗本盡落將書呈上清長老接書

拆開看時中間備細說着魯智深出家緣繇并今下山投托上刹之故。二句皆極不堪便有前三回書在內清公當亦一嚇萬望慈悲

收錄做箇職事人員切不可推故此僧久後必當證果清長老讀罷來書便道遠來僧人且去僧堂中暫

歇喫些齋飯。好物智深謝了扯了坐具七條。扯了絕倒提了包裹拏禪杖戒刀跟着行童去了清長老喚集

兩班許多職事僧人盡到方丈乃云。每讀禪宗語錄見一往一來後忽接乃云二字不覺欲嘔耐菴想亦醜之惡之悲之笑之故特用此二字於此汝等衆僧在此

你看我師兄智真禪師好沒分曉這箇來的僧人原來是經略府軍官爲因打死了人落髮爲僧二次在

彼鬧了僧堂因此難着他你那里安他不得却推來與我待要不收留他師兄如此千萬囑付不可推故

待要着他在這里倘或亂了清規如何使得。無如此許多算計便住持五臺山有如此許多算計便占坐東京作者借此特特寫出牝牡驢黃使後世善男信女要皈依善知識者自

去揀擇也知客道便是弟子們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人模樣本寺如何安着得他都寺便道弟子尋思起

來只有酸棗門外退居廨宇後那片菜園時嘗被營內軍健們并門外那二十來箇破落戶侵害縱放羊

馬好生囉唆一箇老和尚在那里住持那里敢管他何不教此人去那里住持倒敢管得下清長老道都

寺說得是教侍者去僧堂內客房裏等他喫罷飯便喚將他來侍者去不多時引着智深到方丈裏清長

老道你既是我師兄真大師薦將來我這寺中掛搭做箇職事人員我這做寺做寺謙得好笑我這做寺占得可笑寫東京法師便真是

東京法師○四字崔道成口中曾有之今有箇大菜園在酸棗門外嶽廟間壁此四字如何插入你可去那里住

持管領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擔菜蔬餘者都屬你用度智深便道本師真長老着洒家投大刹討箇職事

僧做却不教俺做箇都寺監寺如何教洒家去管菜園首座便道首座何然說謊况其下智深道洒家不管菜園殺

功勞如何便做得都寺這管菜園也是箇大職事人員了乎寫清公門庭如狗

也要做都寺監寺何至於殺以一殺博都寺監寺魯達為東京人現身說法耳知客又道你聽我說與你僧門中職事人員各有頭項且如

小僧章法錯落做箇知客只理會管待往來客官僧衆至如維那侍者書記首座這都是清職不容易得做

都寺監寺提點院主這箇都是掌管嘗住財物你纔到得方丈怎便得上等職事還有那管藏的喚做藏

主管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做閣主管化緣的喚做化主管浴室的喚做浴主這箇都是主事人員中

等職事還有那管塔的塔頭管飯的飯頭管茶的茶頭管東廁的淨頭與這管菜園的菜頭首座云菜頭是大職事

客却直數至末等之末寫這箇都是頭事人員末等職事假如師兄且如小僧假如師兄章法錯落你管了一年菜園句好

便陞你做箇塔頭又管了一年句好陞你做箇浴主又一年句好纔做監寺智深道既然如此也

有出身時調侃不洒家明日便去清長老見智深肯去就留在方丈裏歇了二老一樣方丈裏一箇機心周密

其賢其不肖相去真不可算嗟乎當日議定了職事隨即寫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園裏退居廡宇內掛起庫

佛法豈可以門庭冷熱為低昂哉

一段歷落參差
另作一文
讀

司榜文、明日交割、當夜各自散了、次早清長老陞法座、押了法帖、委智深管菜園、智深到座前、領了法帖、辭了長老、背上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和兩箇送入院的和尚、直來酸棗門外廨宇裏來住持、且說菜園左近、有二三十箇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泛嘗在園內偷盜菜蔬、靠着養身、因來偷菜、看見廨宇門上新掛一道庫司榜文、上說、告示亦在潑皮眼中看出大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魯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爲始、掌管並不許閒雜人等入園攪擾、那幾箇潑皮看了、便去與衆破落戶商議道、大相國寺裏、差一箇和尚、甚麼魯智深、五字奇文爲後來一笑來管菜園、我們趁他新來、尋一場鬧、一頓打下頭來、教那廨伏我們、數中一箇道、我有一箇道理、他又不曾認得我、我們如何便去尋得鬧、等他來時、誘他去糞窖邊、只做參賀他、雙手搶住脚、翻筋斗、攪那廨下糞窖去、只是小耍他、潑皮有潑皮聲口衆潑皮道、好好商量已定、且看他來、却說魯智深來到廨宇退居內、房中安頓了包裹行李、倚了禪杖、掛了戒刀、那數箇種地道人都來參拜了、但有一應鎖鑰、盡行交割、那兩箇和尚、同舊住持老和尚相別了、盡回寺去了、細○且說智深出到菜園地上、東觀西望、看那園圃、只見這二三十箇潑皮、擎着些果盒酒禮、都嘻嘻的笑着、聞知師父新來住持、我們鄰舍街坊、都來作慶、智深不知是計、直走到糞窖邊來、那夥潑皮一齊向前、一箇來搶左脚、一箇便搶右脚、指望來攪智深、只教智深脚尖起處、山前猛虎心驚、拳頭落時、海內蛟龍喪膽、正是方圓一片閒園圃、日下排成小戰場、那夥潑皮怎的來攪智深、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十一

聖歎外書

第六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此文用筆之難。獨與前後迥異。蓋前後都只一手順寫一事。便以閒筆波及他事。亦都相時乘便出之。今此文林冲新認得一箇魯達。出格親熱。却接連便有衙內合口一事。出格鬪氣。今要寫魯達則衙內一事須閣不起。要寫衙內則魯達一邊須冷不下。誠所謂筆墨之事亦有進退兩難之日也。況於衙內文中。又要分作兩番。敘出一番自在林家。一番自在高府。今敘高府則要炤林家。敘林家則要炤高府。如此百忙之中。却又有菜園一人躍躍欲來。且使此躍躍欲來之人。乃是別位。猶之可也。今却端端的。便是爲了金翠蓮三拳打死人之魯達。嗚呼。即使作者乃具七手八脚。胡可得了乎。今讀其文。不偏不漏。不板不犯。讀者於此而不服膺。知其後世猶未能文也。

此回多用奇恣筆法。如林冲娘子受辱。本應林冲氣忿他人。勸回今偏倒將魯達寫得聲勢反用。林冲來勸一也。閨武坊賣刀。大漢自說寶刀。林冲魯達自說閒話。大漢又說可惜寶刀。林冲魯達只顧說閒話。此時譬如兩峯對插。抗不相下。後忽突然合筍。雖驚蛇脫兔。無以爲喻。二也。還過刀錢。便可去矣。却爲要寫林冲愛刀之至。却去問他祖上。是誰此時將答是誰。爲是耶。故便就林冲問處。借作收科云。若說時辱沒殺人。此句雖極會看書人。亦只知其餘墨淋漓。豈能知其惜墨如金耶。三也。白虎節堂。是不可進去之處。今寫林冲誤入。則應出其不意。一氣賺入矣。偏用廳前立住了脚。屏風後堂又立住了脚。然後曲曲折折來至節堂。四也。如此奇文。吾謂雖起史遷示之。亦復安能出手哉。

打陸虞候家時。四邊鄰舍都閉了門。只八箇字寫林冲面色。衙內勢倣都盡。蓋爲藏却衙內。則立刻齏粉。不藏衙內。則即日齏粉。既怕林冲。又怕衙內。四邊鄰舍都閉門。真絕筆矣。

話說那酸棗門外。三二十箇潑皮破落戶。中間有兩箇爲頭的。一箇叫做過街老鼠。張三一箇叫做青草蛇。李四這兩箇爲頭。接將來。智深也却好去糞窖邊。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只立在窖邊。齊道。俺特來與和尚作慶。智深道。你們既是鄰舍街坊。都來廨宇裏坐地。張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來。只指望和尚來扶他。便要動手。智深見了。心裏早疑忌道。這夥人不三不四。張三李四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來。莫不要攔洒家。

那廝却是倒來捋虎鬚。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廝看洒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衆人面前來。那張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口裏說。便向前去。一箇來搶左脚。一箇來搶右脚。智深不等他。上身。右腳早起騰的。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裏去。張三恰待走。智深左脚早起。兩箇潑皮都踢在糞窖裏。掙扎後頭那二三十箇破落戶。驚的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箇走的一箇下去。兩箇走的。兩箇下去。衆潑皮都不敢動。只見那張三李四在糞窖裏探起頭來。原來那座糞窖沒底似深。兩箇一身臭屎。頭髮上蛆蟲盤滿。立在糞窖裏。叫道。師父饒恕我們。智深喝道。你那衆潑皮。快扶那鳥上來。我便饒你衆人。衆人打一救。攙到葫蘆架邊。是菜園風景臭穢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了來。和你衆人說話。兩箇潑皮洗了一回。衆人脫件衣服。與他兩箇穿了。若漏此句。便是兩箇赤膊人。如何體面。○凡作史最易漏者。如此等句是也。此書定不肯漏。

者如此等句是也。智深叫道：都來廨宇裏坐地說話。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衆人道：你那夥鳥人，休要瞞洒家。你

等都是甚麼鳥人，到這里戲弄洒家。那張三、李四，并衆火伴一齊跪下說道：小人祖居在這里，都只靠賭

博討錢爲生。這片菜園，是俺們衣飯碗。大相國寺裏幾番使錢，要奈何我們不得。師父却是那里來的長

老恁的了得。相國寺裏不曾見有師父。雖是實話，然亦罵相國寺不小。今日我等願情伏侍。智深道：洒家是關西延安府

老种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只爲殺得人多，因此情願出家。二事不相蒙，合成快語。五臺山來到這里，洒家俗姓魯

法名智深，休說你這三二十箇人，直甚麼便是千軍萬馬隊中。俺敢直殺得入去出來。衆潑皮喏喏連聲

拜謝了去。智深自來廨宇裏房內收拾整頓歇臥。此句極易漏，此偏不漏。次日衆潑皮商量湊些錢物，買了十瓶酒

牽了一箇猪來，請智深都在廨宇安排了，請魯智深居中坐了，兩邊一帶坐定。那三二十潑皮飲酒，智深

道：甚麼道理，叫你衆人們壞鈔。衆人道：我們有福，今日得師父在這里，與我等衆人做主。智深大喜，喫到

半酣裏，也有唱的，也有說的，也有拍手的，也有笑的。是箇潑皮酒席。正在那里喧闐，只聽得門外老鴉哇哇的叫

奇文怪想，突如其來。衆人有扣齒的，齊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叩齒爲禳，不知始於何時，乃此時已有之。然定是

下爲之一笑。○赤口白舌，八字成文，其中無有，而此外燁然，凡道家經集皆爾，不足覽也。智深道：你們做甚麼鳥亂。衆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

里取這話，那種地道人，笑道：牆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箇老鴉巢，每日直聒到晚。衆人道：把梯子去上

面拆了那巢，便了有幾箇道：我們便去。智深也乘着酒興，都到外面看時，果然綠楊樹上一箇老鴉巢，衆

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耳根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

第一層是老鴉叫第二層是叩齒咒之第三層是道人說第四層

是尋梯上去第五層是看第六層是要盤上去只一倒智深相了一相四字不是細作正走到樹前把直綴脫了用

拔垂楊凡用六層層折方入相一相句行文如畫右手向下把身倒繳着却把左手扳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寫得有方法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衆潑皮見了

一齊拜倒在地只叫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真羅漢身體無千萬斤氣力如何拔得起智深道打甚鳥緊明

日都看洒家演武使器械忽然遞入明日衆潑皮當晚各自散了從明日爲始忽然把明日變做十數日這二三十箇破落戶

見智深匾匾的伏每日將酒肉來請智深看他演武使拳許他使器械只看使過了數日省智深尋思道每

日喫他們酒食多矣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叫道人去城中買了幾般果子沾了兩三擔酒殺翻一口

豬一腔羊那時正是三月盡來此一月有餘天氣正熱智深道天色熱叫道人綠槐樹下鋪了蘆蓆請那許

多潑皮團團坐定大碗斟酒大塊切肉叫衆人喫得飽了再取果子喫酒又喫得正濃衆潑皮道這幾日

見師父演力不會見師父使器械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前許看使器械今只看得智深道說的是

自去房內取出渾鐵禪杖頭尾長五尺重六十二斤衆人看了盡皆喫驚都道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

怎使得動特地將禪杖在此處喝采一番便覺前後皆精神百倍智深接過來颺颺的使動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衆人看了一齊喝

采智深正使得活泛二字是作文妙訣使棒亦然耶只見牆外一箇官人看見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

看時只見牆缺邊立着一箇官人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箇白玉圈連珠髮環身穿一領單

綠羅團花戰袍、腰繫一條雙獺尾龜背銀帶、穿一對磕爪頭朝樣皂靴、手中執一把摺疊紙西川扇子、生的豹頭環眼、燕頰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紀、口裏道、這箇師父端的非凡、使得好器械、衆潑皮道、這位教師喝采、必然是好、智深問道、那軍官是誰、衆人道、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名喚林冲、智深道、何不就請來廝見、那林教頭便跳入牆來、兩箇就槐樹下相見、了一同坐地、林教頭便問道、師兄何處人氏、法諱喚做甚麼、定問智深道、洒家是關西魯達的便是、答得不只爲殺得人多情願爲僧、年幼時也曾到東京認得令尊林提轄、開處着林冲大喜、就當結義、智深爲兄、何驟也、然稍遲、則胡可得也智深道、教頭今日緣何道此、林冲答道、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壁嶽廟裏還香願、應林冲聽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廟裏燒香、林冲就只此間相等、不想得遇師兄、智深道、洒家初到這里、正沒相識、得這幾箇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頭不棄、結爲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恰纔飲得三盃、只見女使錦兒慌慌急急、紅了臉、在牆缺邊叫道、官人休要坐地、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那里、錦兒道、正在五嶽樓下來、撞見個詐見不及的、把娘子攔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却再來望師兄、休怪休怪、林冲別了智深、急跳過牆缺、和錦兒逕奔嶽廟裏來、搶到五嶽樓看時、見了數箇人、擎着彈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欄干邊、補一句胡梯上一箇年少的後生、獨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攔着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林冲娘子紅了臉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林冲趕到跟前、把那後生

肩胛只一扳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

奇峯當面起原來高俅新發跡、不會有親兒、無人幫助、因此過房這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為子、忽然又補入高俅家中一

段筆勢本是叔伯弟兄、却與他做乾兒子、特地寫小人無倫理、無因此高太尉愛惜他、那廝在東京倚勢豪

強、專一愛淫垢人家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歲、當時林冲扳將過來、却

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手軟了、高衙內說道、林冲、干你甚事、你來多管、原來高衙內不曉得他是林冲

的娘子、若還曉得時、也沒這場事、見林冲不動手、他發這話、衆多閒漢見鬧、一齊攏來勸道、教頭休怪、衙

內不認得、多有衝撞、林冲怒氣未消、一雙眼睜着、瞧那高衙內、寫英雄在人廊廡下、欲說不得說、光景可憐衆閒漢勸了林冲、和

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林冲將引妻小、并使女錦兒、也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提着鐵禪杖、引着那二

三十箇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筆勢拉雜如火林冲見了、叫道、師兄那里去、着此一句、便寫得魯達搶入得猛、宛然萬人辟易、林冲亦在半邊也智

深道、我來幫你廝打、妙、不管青白曲直、竟來廝打矣林冲道、原來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荆婦、時間無禮、林冲本

待要痛打那廝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喫着他的請受權、且讓他這

一次、是可讓、何不可讓、住人廊廡、雖林武師無可如何矣、哀哉智深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鳥、本官太尉、與甚鳥為聯、奇語俺若撞見

那撮鳥時、且教他喫洒家三百禪杖了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權

且饒他、本是林冲事、却將醉後魯達、極力一寫、便反做了林冲勸魯達、真令人破涕為笑、奇文奇文智深道、但有事時、便來喚洒家與你去、魯達語、令讀衆

潑皮見智深醉了、扶着道、師父俺們且去明日和他理會。醉人發怒。定用此語治之。與前林冲云師兄說得是筆法同。妙絕。智深提着禪杖、

道阿嫂。便叫阿嫂。不嫌唐突。休怪莫要笑話。魯達每自嫌粗鹵。正是得意語。阿哥明日再得相會。便不捨得一日不會。○凡四句。却一句阿嫂。一句阿哥。中間二句。文無次第。

義不連屬。寫醉人然亦真魯達也。智深相別自和潑皮去了。林冲領了娘子并錦兒取路回家。心中只是鬱鬱不樂。按下一句

且說這高衙內引了一班兒閒漢。自見了林冲娘子又被他衝散了。心中好生着迷。快快不樂。回到府

中納悶。過了三兩日。衆多閒漢都來伺候。見衙內心焦沒撩沒亂。衆人散了。數內有一箇幫閒的喚作乾

鳥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內意思。獨自一箇到府中伺候。見衙內在書房中閒坐。每每此等衙內。其坐處亦定要學樣喚作書房。那富

安走近前去道。衙內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高衙內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

一猜便着。衙內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內是思想那雙木的。這猜如何。衙內笑道。你猜得是。

只沒箇道理得他。富安道。有何難哉。衙內怕林冲是箇好漢。不敢欺他。這箇無傷。他見在帳下聽使喚。大

請大受。怎敢惡了太尉。輕則便刺配了他。重則害了他性命。小閒尋思有一計。使衙內能殼得他。高衙內

聽得便道。自見了多少好女娘。不知怎的。只愛他。乘便補入一句。為太尉兒子周旋。不得此句。便似曾不見女娘三家村小兒也。心中着迷。鬱鬱不樂。

你有甚見識。能得他時。我自重重的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陸謙。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內

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擺下些酒食。却叫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喫酒。教他直去樊樓上深閣裏喫酒。小閒

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喫酒。一時重氣。悶倒在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賺得他

來到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着些甜話兒調和他，不繇他不肯。小閒這一計如何，高衙內喝采道：「好條計！就今晚着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原來陸虞候家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內。

此句高手。次日商量了計策，陸虞候一時聽允，也沒奈何，只要衙內歡喜，却顧不得朋友交情。調侃世人且說林

冲連日悶悶不已，懶上街去。四字腕中有鬼，何也。蓋一路敘衙內設計，作者手筆忙極矣，不能更折到魯達一邊去。夫林冲出門而不尋魯達，然則林冲為何如人哉。計無復之，而竟公然下一筆云：懶上街

去。便將魯達許多棘手，推過一邊。乾乾淨淨，自非老筆，何以有此。已牌時，聽得門首有人叫道：「教頭在家麼？」林冲出來看時，却是陸虞候，慌

忙道：「陸兄何來？」陸謙道：「特來探望兄。」數兄字，可發一笑。何故連日街前不見林冲道：「心裏悶，不曾出去。」陸謙道：「我

同兄去喫三盃解悶。」林冲道：「少坐拜茶。」兩箇喫了茶起身。陸虞候道：「阿嫂眼我同林兄到家去喫三盃。」特說

家去林冲娘子趕到布簾下，叫道：「大哥少飲早歸。」又分付一句，挽上連日氣悶，回合有情，引下快來看視，波紋無數。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

街上閒走了一回。陸虞候道：「兄我們休家去，只就樊樓內喫兩盃。」却不家去。當時兩箇上到樊樓內，占箇閣

兒，喚酒保分付，叫取兩瓶上色好酒，希奇果子，按酒兩箇敘說閒話。林冲歎了一口氣。陸虞候道：「兄何故

歎氣？」林冲道：「陸兄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這般腌臢的氣。」發憤作書之故，其號耐

菴不虛也。陸虞候道：「如今禁軍中雖有幾箇教頭，誰人及得兄的本事？」太尉又看承得好，却受誰的氣？如不知者

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訴陸虞候一遍。陸虞候道：「衙內必不認得嫂子。」兄且休氣，只顧飲酒。林冲

喫了八九盃酒，因要小遺，起身道：「我去淨手了來。」此等皆作者筆力所使，非真有天使之也。林冲下得樓來，出酒店門，投東小巷。

內去淨了手回身轉出巷口。筆捷如風。○每寫急事。其筆愈寬。子弟讀之。可救拘縮之病。只見女使錦兒叫道：「官人尋得我苦，却在這裡。」

林冲慌忙問道：「做甚麼？」錦兒道：「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箇時辰，只見一箇漢子慌慌急急奔來家裏，對

娘子說道：「我是陸虞候家鄰舍，你家教頭和陸謙喫酒，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便撞倒了，叫娘子且快來

看視。」娘子聽得，連忙央間壁王婆看了家，和我跟那漢子去，直到太尉府前巷內一家人家。小兒女。何知這家誰家。只

是一家人家便了。若說直到陸家。便失却當時情景不少也。○並不說陸家。却合十箇字。宛然陸家。上至樓上，只見桌子上擺着些酒食，不見官人。人報官人氣塞死了。便滿肚

一箇官人氣塞死在樓上矣。却不見官人。聲口如畫。恰待下樓，只見前日在嶽廟裏囉哩娘子的嶽廟那後生妙。只是前日目見為真。後來耳中雖聞是高衙內。在

此時呼不出來道：「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錦兒慌忙下得樓時，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人。只聽得在下樓後妙。因此

我一地里尋官人，不見，正撞着賣藥的張先生，道：「我在樊樓前過，見教頭和一箇人入去喫酒，因此特奔

到這裡。」官人快去，林冲見說，喫了一驚，也不顧女使錦兒。畫絕三步做一步，跑到陸虞候家，搶到胡梯上，

却關着樓門。有此一句。便有下文兩箇聽字。只聽得娘子叫道：「只聽得妙妙。急殺。○此時賴是聽得。若不聽得。便一發急殺矣。」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

妻子關在這裡，又聽得高衙內道：「又聽得妙妙。急殺。」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鐵石人也，告得回轉。錦兒來。林冲去。已非一刻。故衙內

口中下此言。見相求已非一語也。妙絕妙絕。林冲立在胡梯上，叫道：「大嫂開門，那婦人聽得是丈夫聲音，只顧來開門。」只顧來三字。神化之筆。

中間便夾帶衙內無數囉哩。高衙內喫了一驚，幹開了樓窗，跳牆走了。林冲上得樓上，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道：「不會

被這廝點污了。」此一句。若在神閒氣定之時。便必不問。今極忙中。便必問矣。問此一句。正寫林冲氣急心亂也。不然。則將夫妻相見。竟不開口。於情理為大失。若問別句。則亦更無第二句也。娘子道：「不

曾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將娘子下樓、出得門外看時、鄰舍兩邊都閉了門。用鄰舍閉門。補寫女使錦

兒接着。此句妙。寫出中間迅疾。三箇人一處歸家去了。歸去。迅疾。林冲拏了一把解腕尖刀、逕奔到樊樓前去尋陸虞

候。又出來到樊樓。迅疾。也不見了、却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又來到陸家。迅疾。不見回家、林冲自歸。又回去了。娘子勸道。只一

寫娘子貞良如見。若是淫浪婦人。必然要哭要死。要丈夫為報仇也。我又不曾被騙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耐耐這陸謙畜生、廝趕着稱兄

稱弟。為上文幾箇兄字一哭。你也來騙我、只怕不撞見高衙內、也炤管着他頭面、娘子苦勸那里肯放他出門。又好娘子

真是壯夫良婦。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內、亦不敢回家、林冲一連等了三日。省文也。却。並不見面。四箇字。放出後文

殺却陸謙。便了無生色矣。府前人見林冲面色不好、誰敢問他。寫得精神。白日讀。第四日飯時候魯智深逕尋到林冲

家相探。突然接入。奇文快筆。問道、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非魯達醉夢也。若知得時。豈容更遲一刻不做出來。如是林冲答

道、小弟少冗、不曾探得師兄、既蒙到我寒舍、本當草酌三盃、爭奈一時不能周備、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閒

翫一遭、市沽兩盞、如何、智深道、最好兩箇同上街來、喫了一日酒、又約明日相會。帶過明日。用筆簡便。自此每日與

智深上街喫酒、把這件事都放慢了。用此一句按下林冲。便有開筆去太尉府中。敘事。此作書之法。不然。頭頭不了矣。且說高衙內、從那日在陸虞候

家樓上、喫了那驚、跳牆脫走、不敢對太尉說、知。又寫此一句。見人家子弟。原好。都被小人毀壞。因此在府中臥病、陸虞候和富安

兩箇來府裏望衙內、見他容顏不好、精神憔悴、陸謙道、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衙內道、實不瞞你們說、

我為林家那人、兩次不能殺得他、又喫他那一驚、這病越添得重了、眼見得半年三箇月、性命難保、二人

道衙內且寬心、只在小人兩箇身上、好歹要共那人完聚、只除他自縊死了便罷。突然下此一語、為後日之識、不嫌突然者、蓋惟恐後文

嫌突然也。正說間、府裏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證。又添出一箇老都管、何也、寫陸謙富安、在太尉前說不得話也、作者細心何等。那陸虞候和富安見

老都管來問病、兩箇商量道、只除恁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兩箇邀老都管僻淨處說道、若要衙內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醫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一定送了衙內性命、老都管道、這箇容易、老漢今晚便稟太尉得知、兩箇道、我們已有計了、只等你回話、老都管至晚來見太尉、說道、衙內不害別的證、却害林冲的老婆、高俅道、林冲的老婆、幾時見他的、都管道、稟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嶽廟裏見來、今經一月有餘、又把陸虞候設的計、備細說了、高俅道、如此、句、因為

他渾家、怎地害他。句我尋思起來、若為惜林冲一箇人時、須送了我孩兒性命。句却怎生是好。句○惡人初念未必便

惡、却被轉念壞了、此處特地寫箇樣子、都管道、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喚二人來商議、老都管隨即喚陸

謙富安入到堂裏、唱了喏、高俅問道、我這小衙內的事、你兩箇有甚計較、救得我孩兒好了時、我自擡舉你二人、陸虞候向前稟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使得高俅道、既如此、你明日便與我行、不在話下、再說林冲每日和智深喫酒、把這件事不記心了。重擱一筆、那一日、突然三字、直接前文、才子不虛也、兩箇同行到閱武坊巷口

坊名與寶刀、映耀光采、見一條大漢頭戴一頂抓角兒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裏拿着一口寶刀、插着箇草標兒、立

在街上。陸謙齋生、以情理論之、一刀豈足惜哉、若以才情論之、真堪引而與之痛飲、只如安排計策、却是賣刀、何等奇絕、偏又是孤角頭巾、舊戰袍、又插箇草標兒、色色刺入林冲心裏眼裏、豈不異哉、口裏自言

智深見刀偏不開口者非不識寶刀為讓林冲是本文也

此文凡兩段一此段五句在林中寫

自語說道不遇識者屈沉了我這口寶刀驚心刺耳之言林冲也不理會只顧和智深說着話走夾此一句筆墨淋漓之極那

漢又跟在背後道好口寶刀可惜不遇識者句法倒轉林冲只顧和智深走着說得入港又夾此一句筆墨淋漓之極○句法亦倒

轉那漢又在背後說道偌大一箇東京沒一箇識得軍器的其辭漸緊章法入妙林冲聽得說回過頭來寫得淋漓突兀那

漢聽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明晃晃的奪人眼目淋漓突兀林冲合當有事猛可地道將來看疾那漢遞將

過來疾林冲接在手內疾同智深看了喫了一驚四字寫出英雄神氣失口道好刀疾你要賣幾錢那漢道索價三

千貫實價二千貫林冲道值是值二千貫寫林冲只沒箇識主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

些錢使你若端的要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敘極忙事偏用極婉筆林冲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那漢

歎口氣道疾金子做生鐵賣了罷罷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極忙中又用一婉筆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

身却與智深道疾師兄且在茶房裏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見只別魯達一筆亦不肯直書務用一曲林

冲別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去家中將銀子折算價貫準還與他就問那漢道你這口刀那里得來

到家取了錢便可去矣却不住筆重又間起賣刀來歷一來為壯士失時發洩血淚一來表林冲愛刀之至為下文比試作地步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為家道消乏沒奈何將

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血淚迸出四字來那漢道若說時辱沒殺人只七字妙絕林冲再也不問只六字一句七字一句六

字收拾得淋漓無限那漢得了銀兩自去了讀者竟不知半日何為林冲把這口刀翻來覆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一

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二句○却不道任憑翻來覆去的看我幾番借看也不肯將出來三句今日我

出愛刀一段三句在林冲身上寫出愛

也買了這口好刀。四句慢慢和他比試。五句。○自言自語。自疼自惜。自驚自詫。曲曲折折。妙不可言。林冲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一句

夜間掛在壁上。二句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三句。○寫得龍跳虎臥。次日巳牌時分。可見看了。一早晨。只聽得門首有兩箇承

局叫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道你買一口好刀就叫你將去比看太尉在府裏專等。疾林冲聽得說道又是

甚麼多口的報知了。朱子曰。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兩箇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忽然點出四月初旬。不因四字。我幾忘矣。○起來看了一早晨刀。衣裳都不暇

穿。寫林冲摩挲愛惜劇于十五女矣。拏了那口刀隨這兩箇承局來一路上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認得你。只從開處輕逗一句。兩箇人

說道小人新近參隨却早來到府前進得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脚。反寫林冲立住脚。筆法奇險。兩箇又道太尉在裏面

後堂內坐地轉入屏風至後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脚。又寫一句立住脚。奇險。兩箇又道太尉直在裏面等你

叫引教頭進來又過了兩三重門到一箇去處一週遭都是綠欄杆。寫一句景。○只見欄杆者。言未到堂中。只在簷下也。有此句。便生出下文四箇青

字身。兩箇又引林冲到堂前說道教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尉林冲拏着刀立在簷前。拏着刀三字。作者

眼光燦燦。○要寫得其狀如造逆者故也。兩箇人自入去了一盞茶時不見出來林冲心疑探頭入簷看時只見簷前額上有四

箇青字寫道白虎節堂。奇文可駭。林冲猛省道。疾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敢無故輒入不是禮急

待回身只聽得靴履響脚步鳴一箇人從外面入來。奇文突兀。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本管高太尉。筆筆突兀

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執刀二字。作者眼光燦燦。太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知法度否

你手裏拿着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此句。從刀上入罪。有人對我說你兩三日前拏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此句又

援前文面色不好入罪。林冲躬身稟道：恩相恰纔蒙兩箇承局呼喚林冲，將刀來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里？林冲道：恩相，他兩箇已投堂裏去了。太尉道：胡說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裏去？左右與我拏下這廝。却早兩箇八十萬禁軍教頭被害了。說猶未了，傍邊耳房裏走出二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下去。高太尉大怒道：你既是禁軍教頭，法度也還不知道，因何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殺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不知性命如何，不因此等有分教，大鬧中原，縱橫海內；直教農夫背上添心號，漁父舟中插認旗。畢竟看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十一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十二

聖歎外書

第七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魯智深大鬧野豬林

此回凡兩段文字一段是林武師寫休書一段是野豬林喫悶棍一段寫兒女情深一段寫英雄氣短只看他行文歷歷落落處

話說當時太尉喝叫左右排列軍校、拿下林冲要斬、林冲大叫冤屈、太尉道、你來節堂、有何事務、見今手裏拿着利刃、如何不是來殺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喚、怎敢入來、見有兩箇承局望堂裏去了、故賺林冲到此、太尉喝道、胡說、我府中那有承局、這廝不服斷遣、喝叫左右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就把這刀封了去、左右領了鈞旨、監押林冲投開封府來、恰好府尹坐衙未退、二字好似高太尉幹人把林冲押到府前、跪在階下、府幹將太尉言語對滕府尹說了、將上太尉封的那把刀放在林冲面前、府尹道、林冲、你是箇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故入節堂、這是該死的罪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鏡、念林冲負屈銜冤、小人雖是麤鹵的軍漢、頗識些法度、如何敢擅入節堂、爲是前月二十八日、林冲與妻到嶽廟還香願、正迎見高太尉的小衙內、把妻子調戲、被小人喝散了、次後又使陸虞候賺小人喫酒、却使富安來騙林冲妻子、到陸虞候家樓上調戲、亦被小人趕去、是把陸虞候家打了一場、兩次雖

不成姦、皆有人證、次日林冲自買這口刀、今日太尉差兩箇承局來家呼喚林冲、叫將刀來府裏比看、因

此林冲同二人到節堂下、兩箇承局進堂裏去了、不想太尉從外面進來、設計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府

尹聽了林冲口詞、府尹不開口且叫與了回文、一面取刑具枷扭來上了、推入牢裏監下、林冲家裏自來送飯、

一面使錢、林冲的丈人張教頭亦來買上告下、使用財帛、正值有箇當案孔目、姓孫、名定、爲人最鯁直、十

分好善、只要週全人、因此人都喚做孫佛兒、他明知道這件事轉轉宛宛在府上說知、就裏稟道、此事果

是屈了林冲、只可週全他、府尹道、他做下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殺害

本官、怎週全得他、孫定道、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雖無孔目唐突府尹之理、然自是快語府尹道、胡說、孫

定道、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裏無般不做、此一句上不承下不接、妙絕快絕、言高但有

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却不是他家官府、小小字妙、觸犯字府尹道、據你說時、林

冲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斷遣、孫定道、看林冲口詞是箇無罪的人、快人快語只是沒拿那兩箇承局處、此語

得林冲死罪、然一有此語、便入不得林冲死罪矣、妙筆如今着他招認做不合腰懸利刃、誤入節堂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滕府尹

也知這件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稟說、林冲口詞高俅情知理短、一句又礙府尹、一句只得准了、就

此日府尹回來陞廳、叫林冲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箇文筆匠刺了面頰、量地方遠近、該配滄州牢

城、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團頭鐵葉護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箇防送公人監押前去、兩

箇人是董超薛霸特註明二人二人領了公文押送林冲出開封府來只見衆鄰舍此句非鄰舍情重亦非林冲有恩只爲便於後文寫休書耳

并林冲的丈人張教頭都在府前接着同林冲兩箇公人到州橋下酒店裏坐定林冲道多得孫孔目

維持這棒不毒因此走動得張教頭叫酒保安排按酒菓子管待兩箇公人酒至數杯只見張教頭將出

銀兩齎發他兩箇防送公人已了林冲執手對丈人說道泰山在上年災月厄撞了高衙內喫了一場屈

官司今日有句話說上稟泰山自蒙泰山錯愛將令愛嫁事小人已經三載不曾有半些兒差池雖不曾

生半箇兒女爲後文省事也却於林冲口中敘出曲曲人情未曾面紅面赤半點相爭今小人遭這場橫事配去滄州生死存亡未

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穩誠恐高衙內威逼這頭親事況兼青春年少休爲林冲誤了前程却是林冲

自行主張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鄰在此始知前文先敘鄰舍筆法之妙明白立紙休書任從改嫁竝無爭執如此

林冲去得心穩免得高衙內陷害張教頭道賢婿甚麼言語你是天年不齊遭了橫事又不是你作將出

來的今日權且去滄州躲災避難蚤晚天可憐見放你回來時依舊夫妻完聚老漢家中也頗有些過活

便取了我女家去并錦兒細不揀怎的三年五載養贍得他又不叫他出入高衙內便要見也不能穀休

要憂心都在老漢身上你在滄州牢城我自頻頻寄書并衣服與你休得要胡思亂想只顧放心去林冲

道感謝泰山厚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兩相耽悞泰山可憐見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瞑目張教頭

那裏肯應承衆鄰舍亦說行不得又夾一筆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之時林冲便掙扎得回來誓不與娘子

一路往復 一塔 一樓 一祭 一十 二郎 二文 與琵琶 之行兼有 之

相娶。載鐵語。○一路。翁塔往復。凄凄語。張教頭道。既然恁地時。權且繇你寫下。我只不把女兒嫁人便了。

語收當時叫酒保尋箇寫文書的人來買了一張紙來。那人寫林冲說。如畫道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

林冲爲因身犯重罪。重罪妙。此書分明寫與高衙內者。故竟云重罪。不云其他情節也。斷配滄州去後存亡不保有妻張氏年少情願立此休

書任從改嫁永無爭執委是自行情願即非相逼。句句出脫衙內。○此數句。本老生嘗談耳。用來恰字字如錦。恐後無憑立此文約爲炤

年月日林冲當下看人寫了借過筆來去年月下押箇花字打箇手模。寫林冲斬頭瀝血見機。生智。令人淚落。正在閣裏寫了

欲付與泰山收時只見林冲的娘子號天哭地叫將來女使錦兒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尋到酒店裏。省却

去也。林冲見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話說已稟過泰山了。如聞其聲。如見其人。爲是林冲年災月厄遭這場

屈事今去滄州生死不保誠恐誤了娘子青春今已寫下幾字在此萬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頭腦。高衙內也

却不直說高衙內。蓋恐傷其心也。自行招嫁莫爲林冲悞了賢妻那娘子燕罷哭將起來說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兒點污

如何把我休了。林冲娘子只說得此一句。下更無語。都是張教頭說。情景入妙。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後兩下相誤賺了你張教頭

便道我兒放心雖是女婿恁的主張我終不成下得將你來再嫁人這事且繇他放心去他便不來時我

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只教你守志便了。都是娘子心中話。却不好在娘子口中說。故都借張教頭出之。那娘子聽得說。有筆心中哽

咽又見了這封書。有筆一時哭倒聲絕在地林冲與泰山張教頭救得起來半晌方纔甦醒兀自哭不住

林冲把休書與教頭收了衆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冲娘子攙扶回去。真是如何回去。忽乘便從鄰舍二字上生出婦人來。見景生情。文章妙訣。張

漏錦兒

教頭囑付林冲道、只願前程去、掙扎回來、廝見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養在家裏、待你回來、完聚。將重

此句特
特說。

你但放心去、不要挂念、如有便人、千萬頻頻寄些書信來、林冲起身謝了、拜辭泰山、并衆鄰舍、背了包裹、隨着公人去了、張教頭同鄰舍取路回家、了不在話下、且說兩箇防送公人、把林冲帶來使臣房裏、寄了監、董超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只說董超正在家裏拴束包裹、只見巷口酒店裏酒保來說道、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請說話、董超道、是誰、酒保道、小人不認得、只叫請端公便來、原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當時董超便和酒保、逕到店中、閣兒內看時、見坐着一箇人、頭戴頂萬字頭巾、身穿領皂紗背子、下面皂靴淨襪、見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請坐、董超道、小人自來不曾拜識尊顏、不知呼喚有何使令、那人道、請坐、少間便知、董超坐在對席、酒保一面鋪下酒盞菜蔬菓品、按酒都搬來擺了一桌、那人問道、薛端公在何處住、董超道、只在前邊巷內、那人喚酒保問了底脚、與我去請將來、酒保去了一盞茶時、只見請得薛霸到閣兒裏、董超道、這位官人請俺說話、薛霸道、不敢動問、大人高姓、那人又道、少刻便知、且請飲酒、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篩酒、酒至數杯、那人去袖子裏取出十兩金子、放在桌上、說道、二位端公、各收五兩、有些小事煩及、二人道、小人素不認得尊官、何故與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滄州去、董超道、小人兩箇奉本府差遣、監押林冲直到那里、那人道、既是如此、相煩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陸虞候便是、董超薛霸喏喏連聲說道、小人何等樣人、敢共對席、陸謙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

對頭、今奉着太尉鈞旨、教將這十兩金子、送與二位、望你兩箇領諾、不必遠去、只就前面僻靜去處、把林

冲結果了、就被處討紙回狀、回來便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分付、並不妨事、董超道、一箇不肯、凡公人

必用兩箇爲一夥、便一箇好、一箇不好、蓋起發人錢財、都用此法、切勿謂董優於薛也、却怕使不得、開封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却不曾教結果了他、亦

且本人年紀又不高大、如何作得這緣故、倘有些兜搭、恐不方便、薛霸道、一箇肯老董、你聽我說、高太尉便

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妙語、○不知箇甚麼、死亦依他、也、今人以死博名、類如此矣、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你不要多說、和你

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有炤顧俺處、薛霸賊既得隴又望蜀、寫小人如畫、前頭有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不揀怎的、與他

結果了罷、當下薛霸收了金子、說道、官人放心、多是五站路、少便兩程、便有分曉、陸謙大喜道、還是薛端

公、真是爽利、明日到地了時、是必揭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做表證、陸謙再包辦、二位十兩金子相謝、小

語、○作者務要寫出、不願小人看見耶、專等好音、好音二字、用得可笑可惱、切不可相悞、原來宋時、但是犯人徒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怕

人恨怪、只喚做打金印、三箇人又喫了一會酒、陸虞候算了酒錢、三人出酒肆來、各自分手、只說董超薛

霸將金子分受入己、送回家中、取了行李包裹、拿了水火棍、便來使臣房裏、取了林冲、監押上路、當日出

得城來、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時途路上客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當下董薛二

人、二人合帶林冲、到客店裏、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來、打火喫了飲食、投滄州路上來、時遇六月天氣、炎

暑正熱、林冲初喫棒時、倒也無事、次後三兩日間、天道盛熱、棒滄却發、又是箇新喫棒的人、補出林冲生平、如金似玉、

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動薛霸道一箇不好好不曉事此去滄州二千里有餘的路你這般樣走幾時得到

林冲道小人在太尉府裏折了些便宜前日方纔喫棒棒瘡舉發這般炎熱上下只得擔待一步董超道

一箇做好你自慢慢的走休聽咕咕薛霸一路上喃喃呐呐的口裏埋冤叫苦說道却是老爺們晦氣撞着

你這箇魔頭看看天色又晚三箇人投村中客店裏來到得房內兩箇公人放了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

把包來解了不等公人開口可憐去包裹取些碎銀兩央店小二買些酒肉糴些米來安排盤饌請兩箇

防送公人坐了喫董超薛霸二人合又添酒來把林冲灌的醉了和枷倒在一邊薛霸一箇去燒一鍋百沸

滾湯提將來傾在脚盆內叫道林教頭你也洗了脚好睡林冲掙的起來被枷礙了曲身不得薛霸便道

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不得薛霸道出路人那裏計較的許多林冲不知是計只顧伸下脚來被薛霸只

一按按在滾湯裏為明日地也林冲叫一聲哎也急縮得起時泡得脚面紅腫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道只

見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洗脚顛倒嫌冷嫌熱却不是好心不得好報口裏喃

喃的罵了半夜林冲那裏敢回話自去倒在一邊他兩箇二人合潑了這水自換些水去外邊洗了脚收拾

睡到四更同店人都未起早一人又暗薛霸起來一箇燒了面湯安排打火做飯喫林冲起來暈了喫不得又

走不動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動身董超一箇去腰裏解下一雙新草鞋耳朵并索兒却是麻編的惡叫

林冲穿林冲看時脚上滿面都是燎漿泡只得尋覓舊草鞋穿那裏去討沒奈何只得把新草鞋穿上惡

一路董 薛二人 忽然是 一箇是 然寫得 箇大珠 如寫得 小珠相 似

叫店小二算過酒錢兩箇公人二人又合帶了林冲出店却是五更天氣早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脚上泡被

新草鞋打破了惡鮮血淋漓正走不動聲喚不止薛霸罵道一箇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撈將起來林冲

道上下方便小人豈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實是脚疼走不動董超道一箇我扶着你走便了攙着林冲只

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不動了早望見前面烟籠霧鎖一座猛惡林子有名喚做野豬林此是東

京去滄州路上第一箇嶮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內但有些冤讎的使用些錢與公人帶到這裏不知結

果了多少好漢今日這兩箇公人帶林冲奔入這林子裏來董超道反是董超發科走了一五更走不得

十里路程似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霸道薛霸在後我也走不得了且就林子裏歇一歇三箇人奔到裏面解

下行李包裹都搬在樹根頭林冲叫聲呵也靠着一株大樹便倒了畫只見董超薛霸道二人行一步等

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來且睡一睡却行曲曲而來○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樹邊略略閉得眼奇文○二

如何閉得眼却偏用閉眼寫出許多動作從地下叫將起來奇文林冲道上下做甚麼董超薛霸道二人合俺兩箇正要睡一睡

這裏又無關鎖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下以此睡不穩已說到縛矣却還不說出又收住口林冲答道小人是箇好漢官

司既已喫了一世也不走薛霸道一箇那裏信得你說要我們心穩須得縛一縛方說縛○只一縛林冲

道上下要縛便縛小人敢道怎的薛霸腰裏解下索子來把林冲連手帶脚和枷緊緊的綁在樹上一箇

同董超兩箇兩箇跳將起來轉過身來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說道不是俺要結果你自是前日來時有

那陸虞候密人也。此處却說出。即所謂陸兄也。傳着高太尉鈞旨教我兩箇到這裏結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話密語也。此處却說出。

便多走的幾日也是死數只今日就這裏倒作成我兩箇回去快些此却是善知識語。細思之。當有橄欖回甘之益。休得要怨我

兄弟兩箇只是上司差遣不繇自己你須精細着惡人殺人。又怕其鬼。每每如此。寫來一笑。明年今日是你周年趣話我等已

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話林冲見說淚如雨下四字。寫盡英雄盡頭日。便道上下我與你二位往日無讎近日無冤你

二位如何救得小人往日無讎二語。非惡其殺之之辭也。三句連讀。始得之。生死不忘董超道說甚麼閒話一箇。臨死求救。謂之閒話。為之絕倒。

○臨死求救是閒話。前日所云太尉要我死。也。只得依他。此是緊話也。千古一轍。為之浩歎。救你不得薛霸便提起水火棍來望着林冲腦袋上劈將來

一箇。○林冲奈何。可憐豪傑束手就死正是萬里黃泉無旅店三魂今夜落誰家畢竟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

分解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十三

聖歎外書

第八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

今夫文章之爲物也。豈不異哉。如在天而爲雲霞。何其起於膚寸。漸舒漸卷。倏忽萬變。爛然爲章也。在地而爲山川。何其迤邐而入千轉。百合爭流。競秀窅冥無際也。在草木而爲花萼。何其依枝安葉。依葉安蒂。依蒂安英。依英安瓣。依瓣安鬚。眞有如神鏤鬼簇。香團玉削也。在鳥獸而爲鬣尾。何其青漸入碧。碧漸入紫。紫漸入金。金漸入綠。綠漸入黑。黑又入青。內視之而成彩。外望之而成耀。不可一端指也。凡如此者。豈其必有不得不然者乎。夫使雲霞不必舒卷。而慘若烽煙。亦何怪於天。山川不必窅冥。而止有坑阜。亦何怪於地。花萼不必分英。布瓣而醜如枵。枵鬣尾不必金碧間雜。而塊然木鷲。亦何怪於草木。鳥獸然而終亦必然者。蓋必有不得不然者也。至於文章而何獨不然也乎。自世之鄙儒。不惜筆墨。於是到處塗抹。自命作者。乃吾視其所爲。實則曾無異於所謂烽煙坑阜。枵。木鷲也者。嗚呼。其亦未嘗得見我施耐菴之水滸傳也。

吾之爲此言者何也。卽如松林棍起。智深來救。大師此來。從天而降。固也。乃今觀其敘述之法。又何其詭譎變幻。一至於此乎。第一段先飛出禪杖。第二段方跳出胖大和尚。第三段再詳其皂布直裰與禪杖戒刀。第四段始知其爲智深。若以公穀大戴體釋之。則曰先言禪杖而後言和尚者。並未見有和尚。笑然水火棍被物隔去。則一條禪杖早飛到面前也。先言胖大而後言皂布直裰者。驚心駭目之中。但見其爲胖大。未及詳其脚色也。先寫裝束而後出姓名者。公人驚駭稍定。見其如此打扮。却不認爲何人。而又不肯問也。蓋如是手筆。實惟史遷有之。而水滸傳乃獨與。

之並驅也。

又如前回敘林冲時筆墨忙極不得不將智深一邊暫時閣起此行文之家要圖手法乾淨萬不得已而出於此也今入此回却忽然就智深口中一一追補敘還而又不肯一直敘去又必重將林冲一邊逐段穿插相對而出不惟使智深一邊不曾漏落又反使林冲一邊再加渲染離離奇奇錯錯落落真似山雨欲來風滿樓也

又如公人心怒智深不得不問纔問却被智深兜頭一喝讀者亦謂終亦不復知是某甲矣乃遙遙直至智深拖却禪杖去後林冲無端誇拔楊柳遂答還董超薛霸最先一問疑其必說則忽然不說疑不復說則忽然却說譬如空中之龍東雲見鱗西雲露爪真極奇極恣之筆也

又如洪教頭要使棒反是柴大官人說且喫酒此一頓已是令人心癢之極乃武師又於四五合時跳出圈子忽然叫住曰除枷也乃柴進又於重提棒時又忽然叫住凡作三番跌頓直使讀者眼光一閃一閃真極奇極恣之筆也又如洪教頭入來時一筆要寫洪教頭一筆又要寫林武師一筆又要寫柴大官人可謂極忙極雜矣乃今偏於極忙極雜中間又要時時擠出兩箇公人心閒手敏遂與史遷無二也

又如寫差撥陡然變臉數語後接手便寫陡然翻出笑來數語差歷落自成諧笑此所謂文章波瀾亦有以近爲貴者也若夫文章又有以遠爲貴也者則如來時飛杖而來去時拖杖而去其波瀾乃在一篇之首與尾林冲來時柴進打獵歸來林冲去時柴進打獵出去則其波瀾乃在一傳之首與尾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凡如此者皆所謂在天爲雲霞在地爲山川在草木爲花萼在鳥獸爲蜚尾而水滸傳必不可以不看者也此一回中又於正文之外旁作餘文則於銀子三致意焉如陸虞候送公人十兩金子又許幹事回來再包送十兩一可嘆也夫陸虞候何人便包得十兩金子且十兩金子何足論而必用一人包之也智深之救而護而送到底也公人叫苦不迭曰却不是壞我勾當二可嘆也夫現十兩賒十兩便算一場勾當而林冲性命曾不足顧也又二人

此段突
然寫魯
智深來
却變作
四段第
一段飛
出一條
禪杖隔
去水火
棍第二

之暗自商量也。曰：捨着還了他十兩金子，三可嘆也。四人在店而兩人暗商，其心頭口頭十兩外無別事也。訪柴進而不在也。其莊客亦更無別語相惜，但云：你沒福。若是在家有酒食錢財，與你四可嘆也。酒食錢財，小人何至便以爲福也。洪教頭之忌武師也。曰：誘些酒食錢米，五可嘆也。夫小人之污蠱君子，亦更不於此物外也。武師要開枷柴進送銀十兩，公人忙開不送，六可嘆也。銀之所在，朝廷法網亦惟所命也。洪教頭之敗也。大官人實以二十五兩亂之，七可嘆也。銀之所在，名譽身分都不復惜也。柴林之握別也。又捧出二十五兩一錠大銀，八可嘆也。雖聖賢豪傑心事如青天白日，亦必以此將其愛敬設若無之，便若冷淡之甚也。兩箇公人亦賣發五兩，則出門時林武師謝兩公人亦謝九可嘆也。有是物，卽陌路皆親，豺狼亦顧分外熱鬧也。差撥之見也。所爭五兩耳，而當其未送，則滿面皆是餓紋，及其既送，則滿面應做大官，十可嘆也。千古人倫甄別之際，或月而易，或旦而易，大約以此也。武師以十兩送管營，差撥又落了五兩，止送五兩，十一可嘆也。本官之與長隨，可謂親矣，而必染指焉。諺云：指蟲偷脚，比比然也。林冲要一發周旋，開除鐵枷，又取三二兩銀子，十二可嘆也。但有是物，卽無事，不可周旋，無人不願效力也。滿營囚徒亦得林冲救濟，十三可嘆也。只是金多分人而讀者至此，遂感林冲恩義，口口傳爲美談，信乎名以銀成，無別法也。嗟乎！士而貧，尙不閉門學道，而尙欲游於世間，多見其爲不知時務耳，豈不大哀也哉。

話說當時薛霸雙手舉起棍來，望林冲腦袋上便劈下來。說時遲，那時快，薛霸的棍恰舉起來，只見松樹

背後雷鳴也似一聲，那條鐵禪杖飛將來。第一段單飛出禪杖，却未見有人。把這水火棍一隔，丟去九霄雲外，跳出一箇胖

大和尚來。說時遲，那時快，六字神變之筆。○行文有雷轟電掣之勢，令讀者眼光霍霍。○看他先飛出禪杖，次跳出和尚，恣意弄奇，妙絕怪絕。○第二段單跳出和尚，却未曾看得仔細。喝道：洒家在林

子裏聽你多時，兩箇公人看那和尚時，穿一領皂布直裰，跨一口戒刀，提着禪杖輪起來，打兩箇公人。第三

段·方看得仔細·林冲方纔閃開眼看時認得是魯智深·第四段·方出魯智深名字·弄奇作怪·於斯極矣·林冲連忙叫道·師兄不可

却未知和尚是誰·極急時下語不及·只此四字妙妙·○智深聽得收住禪杖·兩個公人呆了半晌·動彈不得·林冲

下手·我有話說·頃刻不至即休矣·又有甚話說耶·道非于他兩箇事·盡是高太尉使陸虞候·分付他兩箇公人·要害我性命·他兩箇怎不依他·你若打殺他

兩箇也是冤屈·為高俅殺林冲映襯·故特下此句·魯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斷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俺自從和你買

刀·那日相別之後·重敘林冲·第一段·洒家憂得你苦·補敘自家·第一段·自從你受官司·重敘林冲·第二段·俺又無處去救你·補敘自家·第二段·打聽

得你斷配滄州·重敘林冲·第三段·洒家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補敘自家·第三段·却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酒保來請

兩箇公人·說道·店裏一位官人·尋說話·重敘林冲·第四段·以此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這廝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

將來·補敘自家·第四段·見這兩箇撮鳥·帶你入店裏去·重敘林冲·第五段·洒家也在那店裏歇·補敘自家·第五段·夜間聽得那廝兩箇做

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脚·重敘林冲·第六段·那時俺便要殺這兩箇撮鳥·却被客店裏人多·恐防救了·補敘自家·第六段·洒家

見這廝們不懷好心·重敘林冲·第七段·越放你不下·補敘自家·第七段·你五更裏出門時·重敘林冲·第八段·洒家先投奔這林子裏來等

殺這廝兩箇撮鳥·補敘自家·第八段·他到來·這裏害你·方敘到林冲正文·正好殺這廝兩箇·方敘到自己正文·○文勢如兩龍天矯·林

冲勸道·既然師兄救了我·你休害他兩箇性命·魯智深喝道·你這兩箇撮鳥·洒家不看兄弟面時·把你這

兩箇都剝做肉醬·且看兄弟面皮·饒你兩箇性命·就那里插了戒刀·前刺索子扯出·此仍·喝道·你這兩箇撮

鳥·快攬兄弟都跟洒家來·奇語絕·提了禪杖·先走·好景·○此回寫智深·都在禪杖上出色·如前文禪杖飛·兩箇公

之·於此·於此·筆遂至·筆遂至·奇文奇·奇文奇·深名字·深名字·方出智·方出智·冲眼開·冲眼開·直待林·直待林·第四段·第四段·其姓名·其姓名·却未知·却未知·輪戒刀·輪戒刀·布直梭·布直梭·見其早·見其早·段方看·段方看·扮第三·扮第三·看其打·看其打·却未及·却未及·大和尚·大和尚·一箇胖·一箇胖·方看見·方看見·棍丢了·棍丢了·段水了·段水了·火

此段看他錯錯成落一片

人那里敢回話、只扯林教頭救俺兩箇、依前背上包裹、好拾了水火棍、好扶着林冲、好又替他挖了包裹

好一同跟出林子來、好景行得三四里路程、見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深冲超霸四人入來坐下、喚酒保

買五七斤肉、打兩角酒來喫、回些麪來打餅、酒保一面整治、把酒來篩、兩箇公人道、不敢拜問師父在那

箇寺裏住持、賊智深笑道、你兩箇撮鳥問俺住處做甚麼、莫不去教高俅做甚麼、奈何洒家別人怕他、俺

不怕他、又賊○一卷氣悶書、洒家若撞着那廝、教他喫三百禪杖、兩箇公人那里敢再開口、陡然起、陡然倒、

然而合、筆力、奇拗之極、喫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還了酒錢、出離了村口、林冲問道、師兄今投那里去、急語可憐、正

見母遠行、寫得令人墮淚、魯智深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滄州、天雨血、鬼夜哭、兩箇

公人聽了、暗暗地道、苦也、却是壞了我們的穀當、轉去時、怎回話、且只得隨順他一處行路、自此途中被

魯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一路忽作快語、那里敢扭他、好便罵、不好便打、都作快語、兩箇公人不敢高聲、只怕和

尚發作、盡是快語、行了兩程、討了一輛車子、林冲上車、將息三箇、跟着車子、行着、極意寫、寫得快絕、兩箇公人懷着

鬼胎、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隨順着行、魯智深一路買酒、買肉、將息林冲、那兩箇公人也、喫、極意寫、寫得快絕

遇着客店、早歇晚行、都是那兩箇公人打火做飯、極意寫、寫得快絕、誰敢不依他、二人暗商量、此段要補出、我們被這

和尚監押定了、明日回去、高太尉必然奈何俺、薛霸道、我聽得大相國寺菜園廨宇裏新來了箇僧人、喚

做魯智深、想來必是他、猜此一語、弔在此處、竝不得明白、直至後文智深回去實說、俺要在野豬林結果他

去後、林冲誇他倒拔垂楊、方成一答、文情奇絕、回去實說、俺要在野豬林結果他

被這和尚救了一路護送到滄州、因此下手不得、捨着還了他十兩金子、語·公人苦着陸謙自去尋這和尚

便了、我和你只要躲得身上乾淨、董超道也說的是、兩箇暗商量了不題、話休絮繁、被智深監押不離行

了、十七八日、省近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無僻靜處了、魯智深打聽得實了、寫得何等

恩義周就松林裏少歇、松林二字·故在此處·入後徑說頭智深對林冲道、兄弟、此去滄州不遠了、前路都有

人家、別無僻淨去處、洒家已打聽實了、俺如今和你分手、異日再得相見、林冲道、師兄回去、泰山處可說

知、此句反在感恩之前·妙絕·有無限兒女防護之恩、不死當以厚報、魯智深又取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冲、把

三二兩與兩箇公人道、你兩箇撮鳥、本是路上砍了你兩個頭、兄弟面上、饒你兩箇鳥命、如今沒多路了、

休生歹心、兩箇道、再怎敢、皆是太尉差遣、接了銀子、却待分手、魯智深看着兩箇公人道、你兩箇撮鳥的

頭、硬似這松樹麼、奇語·○此句上·更不二人答道、小人頭是父母皮肉、包着些骨頭、不待詞畢·寫得妙·智深輪起

禪杖、把松樹只一下、打得樹有二寸深痕、齊齊折了、喝一聲、你兩箇撮鳥、但有歹心、教你頭也與這樹一

般擺着手、拖了禪杖、叫聲兄弟保重、自回去了、來得突兀·去得瀟灑·如一座怪峯·劈董超薛霸都吐出舌頭

來、半响縮不入去、活畫林冲道、上下俺們自去罷、兩箇公人道、好箇莽和尚、一下打折了一株樹、林冲道

這箇直得甚麼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也拔將出來、直至此處·方纔遙答前文·真是奇情恣二人只把頭來搖

方纔得知是實、奇情恣三人當下離了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見官道上一座酒店、三箇人入到裏面來、林

冲讓兩箇公人上首坐了、董薛二人半日方纔得自在。又找一句。見十七八日着實過不得。○松林分手。其文已畢。却於入酒店後。再描一句。所謂勁勢猶動也。只

見那店裏有幾處座頭、三五箇篩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亂搬東搬西、林冲與兩箇公人坐了半箇時辰、酒

保竝不來問。生出文情來。林冲等得不耐煩、把桌子敲着、說道、你這店主人好欺客、見我是箇犯人、便不來睬

着、我須不白喫你的、是甚道理、主人說道、你這人原來不知我的好意。奇。生出文情來。林冲道、不賣酒肉與我有

甚好意、店主人道、你不知俺這村中、有箇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爲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風、

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勅賜與他誓書鐵券、在家無人敢欺負他、專一招集

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箇、養在家中、嘗嘗囑付我們酒店裏、如有流配來的犯人、可叫他投我莊上來、

我自資助他。如此一位豪傑、却在店主口中、無端敍出。有春山出雲之樂。○看他各樣出法。我如今賣酒肉與你、喫得面皮紅了、他道你自有盤纏、

便不助你、我是好意、林冲聽了對兩箇公人道、我在東京教軍時、嘗嘗聽得軍中人傳說柴大官人名字、

纒一句。遂令上文愈顯。却原來在這里、我們何不同去投奔他、董超薛霸尋思道、既然如此、有甚虧了我們處。公人語。

就便收拾包裹、和林冲問道、酒店主人柴大官人莊在何處、是我等正要尋他、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約過

三二里路、大石橋邊轉灣抹角、那箇大莊院便是、林冲等謝了店主人出門、走了三二里、果然見座大石

橋、過得橋來、一條平坦大路、早望見綠柳陰中、顯出那座莊院、四下一週遭一條闊河、兩岸邊都是垂楊

大樹、樹陰中一遭粉墻、轉灣來到莊前、那條闊板橋上、坐着四五箇莊客、都在那里乘涼。時序隨所敍事。三

箇人來到橋邊、與莊客施禮罷、林冲說道、相煩大哥報與大官人知道、京師有箇犯人、送配牢城、姓林的、

求見。自負不莊客齊道、你沒福、若是大官人在家時、有酒食錢財、與你今早出獵去了。已自問了住處、走到莊前矣、却偏要不在

家、搖曳出柴大官人身分來林冲道、不知幾時回來、莊客道、說不定、恐怕投東莊去、歇也不見得許、你不得。極

○又遙遙伏下出獵二字林冲道、如此是我沒福、不得相遇、我們去罷、別了衆莊客和兩箇公人、再回舊路、肚裏好生愁悶、

搖曳、又林冲道、如此是我沒福、不得相遇、我們去罷、別了衆莊客和兩箇公人、再回舊路、肚裏好生愁悶、

此處若用我們且等、則上文搖曳爲不極矣、直要行了半里多路、只見遠遠的從林子深處、一簇人馬、飛奔莊上、

來、中間捧着一位官人、騎一匹雪白捲毛馬、馬上那人生得龍眉鳳目、皓齒朱唇、三牙掩口、髭鬚三十四、

五年紀、頭戴一頂阜紗轉角簇花巾、身穿一領紫繡團胸綉花袍、腰繫一條玲瓏嵌寶玉環、條足穿一雙、

金線抹綠阜朝靴、帶一張弓、插一壺箭。好柴大官人、○林冲來時如此來引領從人都到莊上來、林冲看了、尋

思道、敢是柴大官人麼、又不敢問他、只自肚裏躊躇。本是一色人物、只因身在囚服、便於貴游之前、只見那馬

上年少的官人、縱馬前來問道、這位帶枷的是甚人。極力寫柴大官人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東京禁軍教頭、

姓林、名冲、爲因惡了高太尉、尋事發下開封府、問罪斷遣、刺配此滄州、聞得前面酒店裏說、這里有箇招、

賢納士、好漢柴大官人。令聞廣譽、誦之成響因此特來相投、不期緣淺、不得相遇、那官人滾鞍下馬、飛近前來說道、

柴進有失迎迓、就草地上便拜。極力寫柴大官人林冲連忙答禮、那官人攔住林冲的手、同行到莊上來。極力寫柴大官人那

莊客們看見、大開了莊門、柴進直請到廳前、兩箇敘禮罷、柴進說道、小可久聞教頭大名、不期今日來踏

一段看
他敘三
箇人如
雲中鬪
龍相似
忽伸一
爪縮一
爪

賤地足稱平生渴仰之願林冲答道微賤林冲聞大人貴名傳播海宇誰人不敬不想今日因得罪犯流

配來此得識尊顏十二字筆舌曲折絕妙尺牘宿生萬幸柴進再三謙讓林冲坐了客席董超薛霸也一帶坐

了跟柴進的伴當各自牽了馬去院後歇息細不在話下柴進便喚莊客叫將酒來不移時只見數箇莊

客托出一盤肉一盤餅温一壺酒又一箇盤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貫錢都一發將出來寫柴進待

隨即殺羊相待快去整治極力寫柴大官人林冲起身謝道大官人不必多賜只此十分穀了柴進道休如此說難

得教頭到此豈可輕慢莊客便如飛先捧出菓盒酒來柴進起身一面手執三杯林冲謝了柴進飲酒罷

兩箇公人一同飲了柴進道教頭請裏面少坐自家隨即解了弓袋箭壺寫得好又特留此句獨作一番筆墨

就請兩箇公人一同飲酒好柴進當下坐了主席林冲坐了客席兩箇公人在林冲肩下好敘說

些閒話江湖上的勾當不覺紅日西沉安排得酒食菓品海味擺在桌上擡在各人面前柴進親自舉杯

把了三巡坐下叫道且將湯來喫喫得一道湯五七杯酒只見莊客來報道教師來也天外奇峯讀

道就請來一處坐地相會亦好只此二字情見乎辭快擡一張桌來林冲起身看時寫林冲一段寫柴進夾夾雜雜

只見那箇教師入來歪戴着一頂頭巾挺着脯子來到後堂寫教師林冲尋思道莊客稱他

做教師必是大官人的師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謹參寫林冲那人全不保着也不還禮寫教師林冲不敢

錯錯落落真是八門五花之文只見那箇教師入來歪戴着一頂頭巾挺着脯子來到後堂寫教師林冲尋思道莊客稱他

擡頭寫林冲柴進指着林冲對洪教頭道這位便是東京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林冲的便是就請

相見寫柴進林冲聽了看着洪教頭便拜寫林冲那洪教頭說道休拜起來却不躬身答禮寫教師柴進看了心

中好不快意寫柴進林冲拜了兩拜起身讓洪教頭坐寫林冲洪教頭亦不相讓走去上首便坐寫教師柴進看

了又不喜歡寫柴進林冲只得肩下坐了寫林冲兩箇公人亦就坐了百忙中又洪教頭便問道大官人今日

何故厚禮管待配軍寫教師○配軍二字是何言與柴進道這位非比其他的乃是八十萬禁軍教頭師父如何輕慢寫柴進

進○八十萬禁軍教頭正對配軍二字一往一答如畫洪教頭道大官人只因好習鎗棒往往流配軍人都來倚草附木皆道我是鎗

棒教師來投莊上誘些酒食錢米大官人如何忒認真寫教師林冲聽了竝不做聲寫林冲柴進說道凡人不可

易相休小覷他此語寫得洪教頭怪這柴進說休小覷他便跳起身來道我不信他他敢和我使一棒

看我便道他是真教頭教師休矣定柴進大笑道也好也好林武師你心下如何大笑妙絕惱極之

小人却是不敢作一搖洪教頭心中忖量道那人必是不會心中先怯了因此越要來惹林冲使棒柴進

一來要看林冲本事二者要林冲贏他滅那廝嘴筆力勁柴進道且把酒來喫着待月上來也罷說使棒

極力搖曳使讀者心癢無撓處當下又喫過了五七杯酒却早月上來了炤見廳堂裏面如同白日柴進起身道寫得好

柴進一頓月上仍是柴進一接一頓一接便令筆勢踢跳之極二位教頭較量一棒林冲自肚裏尋思道寫林冲這洪教頭必是柴大官人師

父若我一棒打翻了他柴大官人面上須不好看柴進見林冲躊躇便道寫柴進此位洪教頭也到此不多

時、此間又無對手、林武師休得要推辭、小可也正要看看二位教頭的本事、柴進說、這話原來只怕林冲礙柴進的面皮、不肯使出本事來、寫柴進林冲見柴進說開就裏方纔放心、寫林冲只見洪教頭先起身道、驕極

來來來、三字一笑和你使一棒看、一齊都闕出堂後空地上、莊客拿一束桿棒來放在地下、洪教頭先脫了

衣裳、拽扎起裙子、掣條棒使箇旗鼓、喝道來來來、又此三字可笑可惱柴進道、林武師請較量一棒、林冲道、大官人

休要笑話、就地也拿了一條棒起來、道師父請教、儒雅之極洪教頭看了、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林冲拿着

棒、使出山東大搦、四字奇文打將入來、洪教頭把棒就地、下鞭了一棒、來搶林冲、兩箇教頭在月明地上交

手、使了四五合棒、只見林冲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一聲少歇、奇文令讀者出於意外柴

進道、教頭如何不使本事、林冲道、小人輸了、奇文令讀者出於意外柴進道、未見二位較量、怎便是輸了、林冲道、小

人只多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絕妙之文柴進道、是小可一時失了計較、大笑着道、這箇容易、便叫莊客取

十兩銀來、當時將出、柴進對押解兩箇公人道、小可大膽、相煩二位下願、權把林教頭枷開了、明日牢城

營內、但有事務、都在小可身上、白銀十兩相送、董超薛霸見了柴進人物軒昂、不敢違他、落得做人情、又

得了十兩銀子、亦不怕他走了、薛霸隨即把林冲護身枷開了、柴進大喜道、今番兩位教師再試一棒、洪

教頭見他、却纔棒法、怯了肚裏、平欺他、做提起棒、却待要使、柴進叫道、且住、奇文○前林冲叫歇、奇絕矣、

却只為開枷之故、今開得枷了、

方纔舉手、柴進又叫住、奇哉、真所謂極忙極熱之文、叫莊客取出一錠銀來、重二十五兩、無一時至面前、柴進

乃言二位教頭比試、非比其他、這錠銀子權為利物、若還贏的、便將此銀子去、柴進心中、只要林冲把出

本事來、故意將銀子丟在地下、洪教頭深怪林冲來、一句又要爭這箇大銀子、二句又怕輸了銳氣、三句

心事正與公人一般、作者特如此寫、把棒來盡心使箇旗鼓吐箇門戶、喚做把火燒天、勢、棒勢亦驕、憤之極、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裏

只要我贏他、也橫着棒使箇門戶、吐箇勢、喚做撥草尋蛇、勢、棒勢亦敏、慎之至、洪教頭喝一聲來來來、只管來便使

棒蓋將入來、林冲望後一退、洪教頭趕入一步、提起棒、又復一棒下來、林冲看他脚步已亂了、便把棒從

地下一跳、洪教頭措手不及、就那一跳裏、和身一轉、那棒直掃着洪教頭、寫得棒是活棒、武師是活武師、妙絕之筆、賺兒骨上

撇了棒、撲地倒了、柴進大喜、叫快將酒來把盞衆人一齊大笑、洪教頭那里掙扎起來、來來來衆莊客一頭

笑着、扶了洪教頭、來來羞慚滿面、自投莊外去了、與挺着脯子、柴進攔住林冲的手、再入後堂飲酒、叫將利

物來送還、三句寫柴進樂極、林冲那里肯受、推托不過、只得收了、柴進留林冲在莊上一連住了幾日、每日好

酒好食相待、又住了五七日、兩箇公人催促要行、柴進又置席面相待送行、又寫兩封書、要、此物每與銀子一樣行得通者、

正為此物即銀子也、分付林冲道、滄州大尹也與柴進好、牢城管營差撥亦與柴進交厚、可將這兩封書去下必然

看覷教頭、即捧出二十五兩一錠大銀、送與林冲、又將銀五兩齎發兩箇公人、帶喫了一夜酒、寫柴進林冲淋漓快活、

次日天明、喫了早飯、叫莊客挑了三箇的行李、林冲依舊帶上枷、細辭了柴進、便行、柴進送出莊門作別

分付道、待幾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來與教頭、便為風雪、林冲謝道、如何報謝大官人、兩箇公人相謝了、亦

便為風雪、

亦

此段看
他在營
裏使銀
子真有
神通之
術

三人取路投滄州來、將及午牌時候、已到滄州城裏、打發那挑行李的回去、細逕到州衙裏下了公文、

當廳引林冲參見了州官、大尹當下收了林冲、押了回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營內來、兩箇公人自領了

回文、相辭了、回東京去、不在話下、只說林冲送到牢城營內來、牢城營內收管林冲、發在單身房裏聽候

點視、却有那一般的罪人都來看覷他、又出奇文。○此段。又如對林冲說道、此間管營差撥、十分害人、只

是要詐人錢物、若有人情錢物、一句送與他時、便覷的你好、若是無錢、一句將你撇在土牢裏、求生不生、

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一句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只說有病把來寄下、若不得人情時、一句。○絮絮叨叨委委

折折。人生世上。銀子蓋可忽哉。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冲道、衆兄長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錢把多少與他、林冲衆人

道、若要使得好時、管營把五兩銀子與他、差撥也得五兩銀子送他、十分好了、正說之間、省捷只見差撥

過來問道、那箇是新來配軍、林冲見問、向前答應道、小人便是、那差撥不見他、把錢出來變了面皮、指着

林冲罵道、正說得過。○絕世奇文。絕世妙文。你這箇賊配軍、見我如何不下拜、却來唱喏、你這廝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是

出事來。誰敢辨。見我還是大刺刺的、見公自然不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文、一世也不發跡、是滿臉有餓文打不

死、拷不殺的頑囚、是頑囚。應拷打。是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裏、是賊骨頭。是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

見功效、都是嚇死人語。讀之痛心。把林冲罵得一佛出世、那里敢擡頭、應答衆人、見罵各自散了、好林冲等他發作過

了、去取五兩銀子、陪着笑臉告道、雖是搖出奇文。然亦實是林冲身分。差撥哥哥些小薄禮、休言輕微、差撥看了道、你教我送

與管營和俺的都在裏面。妙問林冲道只是送與差撥哥哥的另有十兩銀子就煩差撥哥哥送與管營

妙語差撥見了看着林冲笑道。便笑林教頭。是教頭我也聞你的好名字。是好名字端的是箇好男子。是好男子

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是陷害。並非做出事來。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久後必然發跡。是必發跡。上並無餓紋。臉據你的大名。不敢

這表人物。不敢必不是等閒之人久後必做大官。不敢不敢。○索性盡興。語。讀之破涕成笑。林冲笑道總賴炤願差撥道你只

管放心又取出柴大官人的書禮說道。方取出書來。相煩老哥將這兩封書下一下差撥道既有柴大官人的

書煩惱做甚這一封書直一錠金子我一面與你下書少間管營來點你要打一百殺威棒時你便只說

你一路有病未曾痊可我自來與你支吾要瞞生人的眼目。不知瞞誰。林冲道多謝指教差撥拿了銀子并

書離了單身房自去了林冲歎口氣道有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端的有這般的苦處。千古同憤寄在武師口中。原來

差撥落了五兩銀子只將五兩銀子。寫得好。并書來見管營備說林冲是箇好漢。一句柴大官人有書相薦

在此呈上一句本是高太尉陷害配他到此。一句又無十分大事。一句管營道況是。况是妙。上還有一句。不須明言。意會之也。

柴大官人有書必須要看顧他便教喚林冲來見且說林冲正在單身房裏悶坐只見牌頭叫道管營在

廳上叫喚新到罪人林冲來點名林冲聽得叫喚來到廳前管營道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

舊制新入配軍須喫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馱起來。官說一句。如戲。○此段偏要詳寫以表銀子之功。為千古一歎。林冲告道小人於路感

冒風寒未曾痊可告寄打。犯人說一句。如戲。牌頭道這人見今有病乞賜憐恕。牌頭說一句。如戲。管營道果是這人症候

在身權且寄下待病痊可却打官又說一句如戲差撥道見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時滿了可教林冲去替換他就

廳上押了帖文差撥領了林冲單身房裏取了行李來天王堂交替差撥道林教頭我十分周全你銀子下落

教看天王堂時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當早晚只燒香掃地便了你看別的囚徒從早起直做

到晚尚不饒他還有一等無人情的撥他在土牢裏求生不死林冲道謝得炤顧又取三二兩

銀子與差撥道煩望哥哥一發周全開了項上枷更好差撥接了銀子便道都在我身上連忙去稟了管

營連忙妙銀子之力如此就將枷也開了林冲自此在天王堂內安排宿食處每日只是燒香掃地不覺光陰早過

了四五十日那管營差撥得了賄賂日久情熟繇他自在亦不來拘管他柴大官人又使人來送冬衣并

人事與他那滿營內囚徒亦得林冲救濟開中寫林冲一句以爲銀子餘波話不絮煩時遇隆冬將近忽一日林冲已牌時

分偶出營前閒走正行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林教頭如何却在這裡誰耶林冲回頭過來看時見

了那人有分教林冲火烟堆裏爭些斷送餘生風雪途中幾被傷殘性命畢竟林冲見了的是甚人且聽

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十三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十四

聖歎外書

第九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夫文章之法豈一端而已乎。有先事而起波者，有事過而作波者，讀者於此則惡可混然以爲一事也。夫文自在，此而眼光在後，則當知此文之起自爲後文，非爲此文也。文自在後，而眼光在前，則當知此文未盡，自爲前文，非爲此文也。必如此而後，讀者之胸中有針有線，始信作者之腕下有經有緯。不然者，幾何其不見一事，卽以爲一事，又見一事，卽又以爲一事。於是遂取事前先起之波，與事後未盡之波，纍纍然與正敘之事竝列而成三事耶。如酒生兒李小二夫妻，非真謂林冲於牢城營有此一箇相識，與之往來火熱也。意自在閣子背後聽說話一段絕妙奇文，則不得不先作此一箇地步，所謂先事而起波也。

如莊家不肯回與酒喫，亦可別樣生發，却偏用花鎗挑塊火柴，又把花鎗爐裏一攪，何至拜揖之後，向火多時，而花鎗猶在手中耶。凡此皆爲前文幾句花鎗挑着葫蘆，逼出廟中挺鎗殺出門來一句，其勁勢猶尙未盡，故又於此處再一點兩點，以殺其餘。故凡篇中如搦兩人後殺陸謙時，特地寫一句把鎗插在雪地下，醉倒後莊家尋着蹤跡趕來時，又特地寫一句花鎗亦丟在半邊，皆所謂事過而作波者也。

陸謙富安管營差撥四箇人坐閣子中議事，不知所議何事，詳之則不可得，詳置之則不可得。置今但於小二夫妻眼中耳中寫得高太尉三字，句都在我身上，句一帕子物事約莫是金銀句換湯進去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封書，句忽斷忽續，忽明忽滅，如古錦之文不甚可指，斷碑之字不甚可讀，而深心好古之家自能於意外求而得之，真所

謂鬼於文聖於文者也。

殺出廟門時看他一鎗先攔倒差撥接手便寫陸謙一句寫陸謙不曾寫完接手却再攔富安兩箇倒矣方翻身回來刀剗陸謙剗陸謙未畢回頭却見差撥爬起便又且置陸謙先割差撥頭挑在鎗上然後回過身來作一頓割陸謙富安頭結做一處以一箇人殺三箇人凡三四箇回身有節次有間架有方法有波折不慌不忙不疎不密不缺不漏不一片不煩瑣真鬼於文聖於文也。

舊人傳言昔有畫北風圖者盛暑張之滿座都思挾纊既又有畫雲漢圖者祁寒對之揮汗不止於是千載嘖嘖詫爲奇事殊不知此特寒熱各作一幅未爲神奇之至也耐菴此節獨能於一幅之中寒熱間作寫雪使其寒徹骨寫火使其熱炤面昔百丈大師患瘡僧眾請問伏惟和上尊候若何丈云寒時便寒殺闍黎熱時便熱殺闍黎今讀此篇亦復寒時寒殺讀者熱時熱殺讀者真是一卷瘡疾文字爲藝林之絕奇也。

閣子背後聽四箇人說話聽得不仔細正妙於聽得不仔細山神廟裏聽三箇人說話聽得極仔細又正妙於聽得極仔細雖然以閣子中間山神廟前兩番說話偏都兩番聽得亦可以見冤家路窄矣乃今愚人猶刺刺說人不休則獨何哉。

此文通篇以火字發奇乃又於大火之前先寫許多火字於大火之後再寫許多火字我讀之因悟同是火也而前乎陸謙則有老軍借盆恩情朴至後乎陸謙則有莊客借烘又復恩情朴至而中間一火獨成大冤深禍爲可駭嘆也夫火何能作恩火何能作怨一加以以人事而恩怨相去遂至於是然則人行世上觸手礙眼皆屬禍機亦復何樂乎哉。

文中寫情寫景處都要細細詳察如兩次炤顧火盆則明林冲非失火也止拖一條綿被則明林冲明日原要歸來今止作一夜計也如此等處甚多我亦不能徧指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矣。

為閣子 背後聽 說話只 說話出 得生二 李小二 為要李 小二閣 子背後 聽說話 只得造 出先得 搭救一 段事情 是苦真 是凡此 等處皆 是無可 奈何第 一要寫 得徑淨 便好然 不曾在 史者安 語能信 我

話說當日林冲正閒走間、忽然背後人叫、回頭看時、却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看顧、後來不合偷了店主人家錢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司問罪、又得林冲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與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得身、又虧林冲齋發他盤纏、於路投奔人、不想今日却在這裡撞見林冲道、小二哥、你如何地在這裡、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救濟、齋發小人、一地里投奔人不着、迤邐不想來到滄州、投托一箇酒店裏、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過賣、因見小人勤謹、安排的好菜蔬、調和的好汁水、來喫的人都喝采、以此買賣順當、主人家有箇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隨手省只剩得小人夫妻兩箇、權在營前開了箇茶酒店、因討錢過來、遇見恩人、恩人不知為何事在這里、林冲指着臉上道、好筆我因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司、刺配到這裡、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後如何、不想今日在此見你、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坐定、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兩口兒歡喜道、我夫妻二人正沒箇親眷、如此等語、總為後文地、非寫李小二夫妻情分也今日得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兩箇、李小二道、誰不知恩人大名、知己語、不休恁地說、但有衣服、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敘得親熱、為後文地當時管待林冲酒食、至夜送回天王堂、次日、又來相請、因此林冲得店小二家來往、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裏、與林冲喫、林冲因見他兩口兒恭敬孝順、嘗把些銀兩、與他做本錢、敘得親熱、為後文地且把閒話休題、只說正話、都是為後文緊緊作地步、却說是閒話、蓋惟恐讀者誤認為正文也光陰迅速、却早冬來、林冲的綿衣、裙襖、都是李小二渾

家、整、治、縫、補、此句又補寫李二渾家以為閣子聽話地。○綿衣二字。漸漸引出風雪。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門前安排菜蔬下飯、只見一箇人閃、將

進、來、閃入來酒店裏坐下、隨後又一人閃入來、閃入來妙。○偏不寫兩箇人。偏看、時、二字為句。是把上文重前

面那箇人是軍官打扮、後面這箇走卒模樣、跟着、也來坐下、看時二字妙。是李小二眼中事。○一箇。小二看

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顧將來、不、必要、問、分付得李小二道、官人請甚客、那人道、

煩你與我去營裏請管營差撥兩箇來說話、問時、你只說有箇官人請說話、商議些事務、是何事專、等、專、

等、又何急也李小二應承了、來到牢城裏、先請了差撥、同到管營家裏、請了管營、敘得都到酒店裏、只見那

箇官人、李小二眼和管營差撥兩箇講了禮、管營道、素不相識、動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有書在此、不答

之、狐疑少刻便知、且取酒來、李小二連忙開了酒、一面鋪下菜蔬果品酒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把了盞、

相讓坐了、小二獨自一箇攪梭也似伏侍不暇、寫得小二礙眼可厭。妙筆。○此一句。從說機密人那跟來的人

討了湯桶自行燙酒、不便着小二出去。却約計喫過十數杯、再討了按酒鋪放桌上、只見那人說道、我自、有

伴當燙酒、不叫你休來、我等自要說話、有何說話。○同坐了。又李小二應了、自來門首叫老婆道、大姐、

稱呼得妙。是做這兩箇人來、得不、寫小二經心弔膽。而不嫌突然老婆道、怎麼的不、過賣時叫慣語。人語、言、聲、音、是、東、京、人、聲音是初時又不認得管營、管營向後我將按酒入去、只聽得差撥口裏、

人語、言、聲、音、是、東、京、人、聲音是初時又不認得管營、管營向後我將按酒入去、只聽得差撥口裏、

人語、言、聲、音、是、東、京、人、聲音是初時又不認得管營、管營向後我將按酒入去、只聽得差撥口裏、

人語、言、聲、音、是、東、京、人、聲音是初時又不認得管營、管營向後我將按酒入去、只聽得差撥口裏、

讀至出
來說道
四字執
不洗耳
願聞却
接出說
聽得說
甚麼說
句為一
絕倒之

一句高太尉三箇字來這人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干礙。只點高太尉三字我自自在門前理會你且去閣

子背後聽說甚麼。妙。○離離奇奇老婆道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認他一認。得是。說李小二道你不省得

林教頭是箇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殺人放火倘或叫得他來看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候他肯便

罷做出事來須連累了我和你。○二語只須如此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妙老婆道說得是便入去聽了一

箇時辰出來說道。妙妙。下文說不聽得說甚麼。此處却偏要寫作他那三四箇交頭接耳說話正不聽得說甚麼

狐疑之極。○去了一箇時辰却不聽得只見那一箇軍官模樣的人去伴當懷裏取出一帕子物事遞與管營

和差撥。聽了一箇時辰却是看見帕子裏面的莫不是金銀只聽差撥口裏說道都在我身上好歹要結果

他性命。只聽得正說之時閣子裏叫將湯來。上文大姐口所述亦已完矣。雖不叫湯。行文者亦要收科。但此處

文逆搶上來。此行文之一訣也。○叫湯又妙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封書。只書帕二件

只在自燙酒上生出來。不是另起一事。超忽。妙。小二換了湯添些下飯又喫了半箇時辰算還了酒錢管營差撥先去了。去得有次後那兩箇低

着頭也去了。偏又加低着頭三字。筆中真有鬼轉背沒多時只見林冲走將入店裏來。接得閃閃爍爍說道小二

哥連日好買賣李小二慌忙道恩人請坐小二却待正要尋恩人有些要緊說話林冲問道甚麼要緊的

事李小二請林冲到裏面坐下說道却纔有箇東京來的尷尬人在我這里請管營差撥喫了半日酒差

撥口裏吶出高太尉三箇字來小人心下疑惑又着渾家聽了一箇時辰他却交頭接耳說話都不聽得

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都在我兩箇身上好歹要結果了他那兩箇把一包金銀遞與管營差撥又喫

一回酒各自散了不知甚麼樣人小人心疑只怕在恩人身上有些妨礙林冲道那人生得甚麼模樣

得問李小二道五短身材白淨面皮沒甚髭鬚約有三十餘歲那跟的也不長大紫棠色面皮學出兩箇林冲

聽了大驚道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候只認一箇又留下一箇不猜出此書用筆奇譎每每如此那潑賤賊敢來這里害我休要撞着我

只教他骨肉爲泥李小二道只要隄防他便了豈不聞古人言喫飯防噎走路防跌林冲大怒離了李小

二家先去街上買把解腕尖刀帶在身上刀在此處帶起看官記着遙遙然直於此處暗藏一刀到後草料場買酒來往文中只勤敘花鎗葫蘆更不以一字及刀也直至殺陸謙時忽然

掣出刀來真鬼神於文也前街後巷一地裏去尋尋了半日李小二夫妻兩箇捏着兩把汗二當晚無事神變鬼譎次

日天明起來洗漱罷帶了刀又去滄州城裏城外小街夾巷團團尋了一日尋了一日牢城營裏都沒動靜

寫得神變詭譎林冲又來對李小二道今日又無事寫得神變詭譎小二道恩人只願如此只是自放仔細便了看他用筆何等詭

譎林冲自回天王堂過了一夜街上尋了三五日尋了三五日不見消耗詭譎之極林冲也自心下慢了到第六

日到第六日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說道你來這里許多時柴大官人面皮不曾擡舉得你撥往草料

場陸謙來歷也却用柴大官人四字起便將前文一齊放慢後却陡然變現出來妙絕妙絕此間東門外十五里有座大軍草料場每月但是納草納料的

有些嘗例錢取覓原是一箇老軍看管如今我擡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堂你在那里囤幾貫盤纏

你可和差撥便去那里交割林冲應道小人便去當時離了營中徑到李小二家對他夫妻兩箇說道今

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料場管事却如何問得妙。是不知高低人李小二道這箇差使又好似天王堂極力放慢

之極。詭譎那里收草料時有些嘗例錢鈔往嘗不使錢時不能毀這差使林冲道却不害我倒與我好差使

正不知何意極力放慢。詭譎之極李小二道恩人休要疑心只要沒事便好了寫得小二反有羞悔前日失言之意。極力放慢。詭譎之極只是小人

家離得遠了擱入一句閒語。不知者以為可刪。殊不知前文特地插入李小二夫妻。止為閣子背後一段奇文耳。今已交過排場。前去草料場。更用不着小二矣。則不如善刀而藏之。故以此一語為李小二作收束。奈何謂其閒話也

過幾時那工夫來望恩人就在家裏安排幾杯酒請林冲喫了話不絮煩兩箇相別了林冲自來天王堂

取了包裹帶了尖刀尖刀拿了條花鎗花鎗與差撥一同辭了管營細兩箇取路投草料場來正是嚴冬

天氣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却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一路寫雪。妙絕林冲和差撥兩箇在路上又沒買酒

喫處又冷。○有此句。便使老軍投東一語不謬。又令花鎗葫蘆。斷不遇着三人也早來到草料場外看時一週遭有些黃土墻兩扇大門推開看裏

面時七八間草屋做着倉廩四下里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裏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星星

之火差撥說道管營差這箇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分付

道寫得活現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目老軍都點見了堆數又引林冲到草廳上

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火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寫得好。○意在點逗火盆二字。却用鍋子碗碟陪出之林冲道天王堂內我也有在

那里你要便拿了去寫得好老軍指壁上掛一箇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喫時只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三二

里便有市井閒開敘出大葫蘆。及投東大路一句。非但寫老軍絮叨故態。蓋絕妙奇文。伏線於此老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只說林冲就牀上放了包

此回大
火拉雜
却以星
星之火
引起